



光緒順天府志

人物志  
釋道  
僑寓

ル 5  
1481  
55







1481  
55

人物志二十三

釋道

黃岡洪良品纂江陰繆荃孫覆輯

光緒順天府志一百十三

上古

廣成子

周

甘肅

漢

薊子訓

商君士

宋

曇無竭

北魏



頁六十三



寇謙之

五侯寺僧

隋

慧雲

僧名盧

釋寶巖

靖嵩

唐

靜琬法師

義淨

夜光

邊洞元

李球

石巨

田道宗

孔存獎

隱峰禪師

智嘉禪師

寶積禪師

普化和尚

馬可止

鳳綱

遼

劉元英

張非濁

釋常在

非覺

嚴慧大師

華嚴祖師

豆兒佛

贈道人

金

感禪師

王處一

嚴霜安

洪源

元

長春真人

宋海雲

萬松老人

善選師

張志敬

尹志平

米四

酈希誠

張留孫

李居壽

王定演

岳德文

行滿

張道寬

孫德彧

慧月

雲山禪師



明

道衍

邱元清

道士某

周思得

雅爾鼐羅密克

癡呆子

雷通

劉道符

尼呂氏

無涅

崔志端

任風子

尹山人

赤肚子

王禿子

李小仙

吳僧真程

足克戡古爾

僧德寶

陽明

三藏師

虎皮仙

紫柏大師

索諾木納木

金痴和尚

明馥

陳祖

乾峰明因寺僧

懶道人

朝承義

鍾了髻

梅志仙

華嚴師

國朝

韓十洲

通傑

樸噶喇

老人

任和尚

克念

宋道人

大憬禪師

智樸

埽雲

楊和尚

劉偃子

明乾

劉翁

曹倥

李大天

劉大泉

劉含真

伽初

溟渤

趙和尚

蓮筏

貞尼

二氏之教儒者所黜然釋老有志始於魏收列仙有傳著於劉向  
蓋亦九流之一家博綜所不棄矣京畿山水靈異珠林玉觀輝映  
藪谷不有宗乘孰主宰是雖曰流宕過誕要其探精遠感靈效亦



視聽閔賅之林也志釋道

上古

廣成子古之仙人也居空桐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

太平廣記

一引神仙傳 按司馬彪注莊子云在今蘄州盤山志云翁同山一名空同山在蘄州城外五里曰我聞吾子達

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時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

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慎女內閑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原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吾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莊子

周

甘肅仙人也燕昭王好神仙之道甘肅臣事之爲王述昆臺登真







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

後漢書方術傳

有年少與子訓鄰居為太

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

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洒掃供侍

左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尚諱之子

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為虛飾吾已具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

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

神仙傳

乃駕驢車與生俱詣許

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

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叩之驢應聲奮起行

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

後漢書方術傳

子訓

問曰誰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

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見者語之令各絕

賓客吾明日當詣各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洒掃至時子

訓各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

日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時所服飾顏貌

無異唯所言語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

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入采故欲見

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

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驟者是也

神仙傳

惟見白雲騰起從

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

市顏色不異於今從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

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

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

不及

後漢書方術傳

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

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



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鉄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翕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聞陌上有人焉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神仙傳

陽翁伯盧龍人

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案搜神記雍伯雄易人水經鮑邱水注引陽氏譜序言翁伯景王之後食

采陽樊春秋之未爰宅無終因陽樊而易氏焉

事親以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

其上無水翁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神明感之出泉於其墓側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翁伯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一日忽有青童乘虛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謁羣仙曰此種玉陽翁伯也一仙人曰汝以孝於親神真所感昔以玉種與之汝果能種之汝當夫婦俱仙今

此宮卽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將巡省於此開禮玉十珏汝可致之言訖使仙童與俱還翁伯以禮玉十珏以授仙童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璧五雙遂壻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其所居爲玉田陽翁伯仙去後子孫立大石柱於田中以紀其事仙傳拾遺

茅君幽州人學道於齊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大怒曰汝不孝不親供養尋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長跪謝曰某受命上天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違遠供養雖日多無益今乃能使家門平安父母壽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適欲舉杖杖卽摧成數十段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邂逅中傷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橫傷短折卽可



起耳父使爲之有驗茅君弟在宦至二千石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之官賓客皆曰願奉送茅君曰願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須有所損費吾當有以供待之至期賓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縑帳幄下鋪重白氍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音樂金石俱奏聲震天地聞於數里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及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結營數里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幡翳鬱驂虬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遠近爲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或發人馬或化爲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一一擲出還之歸破之若其中黃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卽不愈常以此

爲候

太平廣記十  
三引神仙傳

商居士三河縣人年七歲能通佛氏書里人異之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有佛書數百遍手卷目閱未嘗廢一日從而師者百輩往往獨遊城邑偕其行者聞居士每運支體壘然若夏玉之音聽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鑠骨也居士後年九十餘一日湯沐具冠帶悉召門弟子會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當以火燼吾尸慎勿逆吾旨門弟子泣曰謹聽命是夕坐而卒後三日門弟子焚居士於野及視其骨支體連貫若紉綴之狀風一拂則纖韻徐引於是里人競施金錢建一塔以居士鑠骨瘞於塔中

廣記一百一  
引宣室志

宋

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氏幽州人幼爲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



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  
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等共資旛蓋供養之具遠適西方  
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  
登葱嶺度雪山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  
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緣河西入月支  
國禮拜佛肉髻骨及睹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  
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旣空  
曠唯資石密爲糧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資觀世音經未嘗暫廢  
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卽有師子從林中  
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恆河復值野牛一羣嗚吼而來將欲害人無  
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後於南天竺隨  
舶泛海達廣州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於京師後不知所

終神僧  
傳二

北魏

寇謙之字輔真自云寇恂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服食餌藥歷年無  
效有成公興者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常覲其姨  
見興形貌甚彊力作不倦請回賃興代已使役乃將還令其開舍  
南粹田謙之樹下坐算興墾一發致勤時來看算謙之謂曰汝但  
力作何爲看此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興謂謙之曰  
先生何爲不懌謙之曰我學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愧  
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興曰先生試隨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  
歎服不測興之淺深請師事之興固辭不肯但求爲謙之弟子未  
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豈能與興隱遁謙之欣然從之興乃  
令謙之潔齋三日共入華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



之謙之食藥不復飢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第二重歷年興謂謙之曰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之莫為疑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謙之具對興歎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為帝王師耳興事謙之七年謂之曰興不得久留明日日中應去興亡後先生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錫杖謙之引入至興尸所興欬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有京兆灞城人王胡兒叔父亡頗有靈異曾將胡兒至嵩高別嶺同行觀望見金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胡兒怪而問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興館坐失火燒七間屋被謫為寇謙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謙之精誠上達興乃仙者謫滿而去

至是謙之卒其未卒前一日忽言吾氣息不接腹中大痛而行止如常至明旦便終須臾口中氣狀若煙雲上出窗中至天半乃消屍體引長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以後稍縮至斂量之長六尺於是弟子以為尸解變化而去不死也通鑑補一 百二十五

五侯寺僧范陽人失其名誦法華為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解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法苑珠林

隋

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為務年至十八乘驢至叔家叔睹其驢快將規害之持刀往見東牆下有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為通法大士何忍欲害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眼華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牆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師度



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姊夫在旁遂得

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高遠至開皇年中領徒五百來過

叔家見闡化深慚昔釁乃奉絹十匹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為說

法永斷毒心嘗以此事每誡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

預學徒聞皆儉素大有聲譽不測終年法苑珠林七十九

僧名盧不知何許人明僧南浦重修鎮海禪寺記隋仁壽中帝京景物略六自江南造

一舟不設篙櫓任所之曰舟止吾止也至盧溝橋桑乾河分兩岔

處一岔通戶陀林重修鎮海禪寺記船至崖下止師遂崖居居數歲二童

子來曰大青小青願侍不去帝京景物略六盧納之祝髮為沙彌日以粥

薪奉盧師饌供雖寒暑無怠時旱三年不雨樹枯井竭民甚憂之

重修鎮海禪寺記所司徵禱雨者童子白師願施雨雨一方遂乘雲氣去

俄雨大注知大青小青乃龍也帝京景物略六田疇俱滿枯者榮憂者喜

百官稱頌皇情大悅遣大臣降香御駕往顧未及盧先知示現觀

音儀像身掛天衣瓔珞奇祥異瑞萬眾仰觀喜動龍顏賜盧師號

曰感應禪師重修鎮海禪寺記建寺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祠於龍

潭之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青谿漫藁

釋寶巖幽州人任京下仁覺寺守道自娛仁壽下勅召送舍利於

本州宏業寺即元魏孝文之所造也舊號光林依峯帶澗面勢高

敞自開皇末舍利到前山恒傾搖未曾休止及安塔竟山動自息

仁壽初歲天降剃刀三十三枚用甚銛利而形制殊別今僧常用

以剃剪也又初造石函明如水鏡文同瑪瑙光似琉璃內外照徹

紫燄光起函外生紋如菩薩像及似眾仙禽獸師子林樹雜相非

一四月三日夜放大光明照天地有目皆見續高僧錄

靖嵩俗姓張氏涿郡固安人十五出家神氣俊越及游漳南值高

僧錄

二



齊之盛屢投明師咨諏幽奧後瑯琊王深加器重屬周武帝屏除釋教遂南達江左時建業有天竺僧齋設舍二論至中國惟嵩獨拔元心翫味茲典隋開皇十年北還自此撰攝論疏六卷雜心疏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三聚戒二生死等元義並傳於世煬帝屢詔嵩終固辭門人問其故答曰王城有限動止嚴難不如物外沙門名為解脫如何反以事業累乎大業十年邁疾卒於彭城年七十有八嵩性愛文史時製詩頌且工篆隸足為世模固安陳志

唐

靜琬法師里居姓氏不可考幾輔仙釋志按太平廣記九十一琬與遼天慶七年沙門志才涿鹿山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合惟隋圖經作知泉寺僧靜琬今之冥報記亦出于太平廣記所引或刊落數字初北齊南岳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帝京景物訛成知苑歟發心造石字一切經藏封闕巖壑中以備法滅神僧傳五靜琬承師

訓訪求名勝至涿州北白帶山畿輔仙釋志見其峰巒重秀乃鑿巖為

石室即摩四壁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摩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

即以石塞門鐵固之時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

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冥報錄及餘錢物以助成之法苑珠林

瑀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琬得成功冥報錄大涅

槃經成是夜山吼生香樹三十餘本畿輔仙釋志琬常以役匠既多道

路奔奏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寐室而念木瓦難辦恐繁經

費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雨雷電震山神僧傳五明旦既晴見山下有大

木松柏數千萬為水所漂積於道次冥報錄山東少林木松柏尤希

法苑珠林十八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推尋踪跡遠自西山崩巖倒漂

送來於此於是遠近歎伏法苑珠林十八琬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

邑里邑里喜悅助造堂宇神仙傳五頃之畢成如其志焉法苑珠林十八琬所



造經已滿七室矣貞觀十三年卒門人導公歿儀公繼焉儀公歿

暹公繼焉暹公歿法公繼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絕其志

金石萃編

仙釋志

義淨字文明俗姓張氏范陽人年十五出家咸亨二年至番禺附

海舶經二十五年游三十餘國以武后證聖元年齋梵本經還河

洛敕住佛授寺先天二年卒年七十九

全唐文九百十四

夜光薊門人少聰敏好學雅尚浮屠氏遂為僧居於本郡僅十年

盡通內典之奧又有沙門惠達者家甚富有金錢巨萬貪夜光之

學因與為友是時元宗皇帝好神仙釋氏窮索名僧方士而夜光

迫於貧不得西去心常怏怏惠達知之因以錢七十萬資其行且

謂夜光曰師之學藝材用愚竊以為無出於右者聖上拔天下英

俊吾子必將首出羣輩沐浴恩渥自此託跡緇徒為明天子臣可

翹足而待也然當是時必有擁篲子門幸无忘半面之舊夜光謝

曰幸師厚賜我得遂西上倘為君之五品則以報師之惠矣夜光

至長安因賂九仙公主左右得以温泉命內臣選碩學僧十輩與

學士議論夜光在選演暢元奧發揮疑義羣僧無敢比者上奇其

辯詔賜錫印朱綬拜四門博士日侍左右賜甲第泊金錢繒綵以

千數時號幸臣惠達遂自薊門入長安訪之夜光聞惠達至以為

收債於己甚不憚惠達悟其旨因告去既以北歸月餘夜光慮其

再來即密書與薊門帥張廷珪近者惠達師至輦下誣毀公繕完

兵革將為逆謀人亦頗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聞之積毀銷

金不可不戒廷珪驚怒即召惠達鞭殺之後數日夜光忽見惠達

來庭中罵夜光曰我以七十萬錢資汝西上奈何遽相誣謗使我

冤死何負我之深也言訖遂躍而上摔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見師



氏家僅咸見之其後數日夜光卒

宣室志

邊洞元者范陽女子

按廣輿記以邊洞元為冀州棗強人

幼而高潔仁慈好善每霜

雪凝沍烏雀飢栖必求米穀以餵之歲月既深烏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其父母願得入道父母未之許也既笄誓以不嫁奉養甘旨數年丁父母憂毀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詣郡中女官請為道士治機杼紡績晝夜不懈性亦好服餌往往為藥所苦嘔逆吐痢至於疲劇亦無所怨一旦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眾問賣者何藥叟曰大還丹服之長生上仙叟面目黧黑形容枯槁行走偃僂眾笑曰既服之長生何憔悴若此耶遂巡暴風雷雨眾驚悸稍稍散去叟曰此間有女道士好行陰德絕粒多年者何在或指其院以示之叟入院徑至洞元前曰此有還丹大藥能服之乎洞元驚喜延坐問藥須幾錢叟曰所值不多五

十萬金耳洞元曰窮窘無錢何以致藥叟曰勿憂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十年來積聚五穀餉飼禽蟲以此計之不啻藥價也即開囊示之藥丸青黑色大如梧子者二三斗令洞元自探之洞元所得三丸叟曰此丹服之易腸換血十五日後方得升天乃中品也又於衣裾中解一合子大如錢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似桃香叟於井中汲水調此令吞之謂曰子宜處臺閣之上七日可以升天當有天衣天樂來迎矣須叟雨霽叟不知所之於是洞元告人曰吾不欲居此願登門樓之上時樓猶扃鎖語未終已騰身而上矣一郡之內觀者如堵太守僚吏遠近之人皆禮謁焉洞元告眾曰中元日可來相別眾乃致齋大會七月十五日辰時天樂滿空紫雲葳鬱縈繞觀樓眾仰見洞元升天幡旌羅列直南而去午時雲物方散太守具以奏聞是日已刻明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郁



有青童四人導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幽州女道士邊洞元也今日得道升天來辭陛下言訖冉冉而去乃詔問所部幽州亦驛騎馳奏與此符合勅其觀爲登仙觀樓曰紫雲樓命校書郎王端敬之爲碑以紀其事

墟城集  
仙錄

李球燕人寶曆二年與其友劉生遊五臺山山有風穴遊人稍或誼呼及投物擊觸卽大風震發揭屋拔木必爲物害故登山之時互相戒勅不敢觸球至大穴口戲投巨石於穴中良久石聲方絕果有奔風迅發有一木如柱隨風飛出球性軒悍無所顧忌遂力拔其木却墮入穴中球爲木所載亦不得出良久至地見一人形如獅子而人語引球入洞中齋內見二道士奕碁道士見球喜問球所修之道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默然無以爲對二仙責引者曰吾至道之要當授有骨相之士習道之人汝何妄引凡庸入吾

仙府耶速引去之因以一杯水遺令飲謂之曰汝雖凡流得睹吾洞府踐吾真境將亦有少道分矣所恨素不習道不可語汝修行之要耳但去苟有希生之心出世之志他日可復來也飲此神漿亦延年壽矣球飲水拜謝訖引者將球至向來洞側示以別路曰此山道家紫府洞也五峰之上皆籍四海奇寶以鎮峰頂亦如茅山洞鎮以安息金墉城之寶春山雜玉環水香瓊以固上真之宅此山東峰有離岳火球西峰有麗農瑤室南峰有洞光珠樹北峰有玉澗瓊芝中峰有自明之金環光之璧每積陰將散久暑將雨卽衆寶交光照灼巖嶺春曉秋旦則九色之氣屬天光輝燦乎雲表大帝命韓司少卿東方君與紫府先生統六年仙寮神王力士以鎮於此故謂神仙之府也洞有三門一徑西通崑崙一徑出此巖之下一向來風穴是洞之端門也皆有龍蛇守之先生有勅曰



有巨石投於洞門中吾柱者是世間將有得道之人受事於此卽使我引進我亦久遠學道當證仙品而積功之外口業不除以宿功所廕得守此洞穴之口後三百年亦當超昇矣以口業之故假此形耳我守先生之命適門投石中柱依教引子誠不知子戲投石耳然數百年來投石者少亦未嘗中柱神仙之官不易一至子亦將有所得於元妙之津矣此有北巖之徑可使子得速還人間因衣帶解藥三丸貫一槁枝之末謂球曰路側如見異物以藥指之不爲害此藥食之可以無病球持此藥行於洞中黑處藥有光如火數有巨蛇張口向球以藥指之伏不敢動因出洞門外古樹半朽洞欲湮塞球摧壤土朽樹久方得出已在寺門之外矣先是劉生旣失球子方執誣劉生疑害其父欲訟於官寺有大齋未得便去旣見球還衆皆忻喜具話所見之異因以三丸藥與劉及子

各餌一丸乾符中進士司徒鐵與球相別三十餘年別時球年六

十鬚已垂白於河東見球年九十餘容狀如三十許人話所遇之

事云服藥至今老而復壯性不食其子亦如三十歲許銳志修道

與其子入王屋山去

太平廣記四十七引仙傳拾遺

尉繚管古對古寐聞錄會

石巨胡人也居幽州性好服食大麻中遇疾百餘日形體羸瘦而神氣不衰忽謂其子曰河橋有卜人可整屈致問之子還云初無卜人但一老姥爾巨云正此可召子延之至舍巨卧堂前紙榻中姥徑造巨所言甚細密巨子在外聽之不聞良久姥去後數日但有白鶴從空中下穿巨紙榻入巨所和鳴食俄頃升空中化一白鶴飛去巨子往視之不復見巨子便隨鶴而去至城東大墩上見大白鶴數十相隨上天冉冉而滅長史李懷仙召其子問其事具答云然懷仙不信謂其子曰此是妖訛事必汝父得仙吾境內苦



早當為致雨不雨殺汝子歸焚香上陳懷仙使金參軍齋酒脯至  
巨宅致祭其日大雨遠近皆足懷仙以所求靈驗乃於巨宅立廟  
歲時享祀焉

太平廣記四  
十引廣異記

道宗俗姓田千牛將軍賓庭之後元和九年於燕庭金閣寺受戒  
聞盤山寶積大師往詣參承大和二年屆盤頂居焉咸通七年化  
緣時畢說偈靈脫常實繼道宗住上方感化稱伏虎禪師今有伏

虎峪在上方塔院

荊州  
沈志

存獎俗姓孔闕里裔孫也七歲時於盤山甘皇院依曉方剃落大  
中五年具戒尋參臨濟為侍者既而徧歷諸方後告寂闍維得舍  
利千餘粒

荊州  
沈志

隱峰禪師唐鄧人修真於天壽山山東北六十里曰銀山山最高  
日中峰懸索升之三四里上石欄供石佛隱峰道成于此山峰下

石巖隱峰晏坐處巖上石如臺為隱峰說法臺嶺邊一松曲如椀

柳為隱峰挂衣樹隱峰有妹與俱出家夕定巖下冥府攝隱峰鬼

詣隱峰前覓不得見而去

帝京景  
物略八

末山尼開堂說法隱峰挾刃夜

試所守尼憚矢志取其和服集眾曉之其徒立散

北夢  
瑣言

隱峰參馬

祖得悟因遊五臺路出淮西屬官軍討吳元濟鋒方交隱峰擲錫

空中飛身而過兩軍齊見而譁後入金剛窟將示寂問眾曰諸方

遷化坐去卧去還有立化也無曰有還有倒立也無曰無師乃倒

立而化亭亭然衣亦順體斬然昇就茶毘不可動屹屹然其妹

咄曰兄生不循法律死更惑人推之而仆

帝京景  
物略八

智嘉禪師玉田人也生而超異幼慕空宗恆誦妙法蓮花經洞究  
厥旨又喜平治道途橋梁不憚勞苦師一日自歎曰吾太區區生  
豈若遜跡煙霞以休心乎於是杖錫雲遊遍歷林壑將選勝地至



葛山之下睹茲有大乘氣象徘徊不忍去乃穴巖以居師一夕月下誦經俄有鍾聲自半山來師驚異曰地固無寺甯有此聞因尋聲而往才及半山腹見廢寺故基壞壁間有龍福院額石泉數處清淺可愛詰旦師結茅其上方半載忽夜有女子詣師作禮師問曰婆夷何來答曰某實非人薑所化也於此受諸苦惱不知紀極比者吾師誦讀聖教某一心聽受是諸苦惱悉得解脫且無以報德將令左右五里永絕薑毒言既而滅事果有驗由是遠近歸嚮布施恐後乃因舊址爲起殿廡俄成寶坊及師示寂居多名僧金卿雲薊妙葛山呂重修龍福院記

寶積禪師行於市肆間見一人賣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筋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個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昇喪歌卽振鈴云紅日決定沈西去未委靈魂在那方幕

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踴躍舉似馬祖祖印可之後住盤山有十人上山九人得道之語普化乃其一也將順世告衆曰有人貌得吾真否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貌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怛化謔疑寂薊州沈志普化和尙不知何處人師事盤山狂出言無度隨路行化或城市或塚墓隨處而往手執一鐸凡見人必振鐸或於人耳邊振之或附人背人面顧卽伸手曰乞我一文錢常於闐闐間搖鐸曰覓過去處不可得一日入市對人曰乞捨我一個直裰人以衣與不顧搖鐸而去盤山僧臨濟知之使人將一棺付之普化笑曰臨濟那厮饒舌卽受之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次日郡人相率出城普化大聲曰今日葬不合青鳥明日南門去死明日人又往



南門普化又曰明日西門乃吉人意稍怠出視者漸少普化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往視揭棺看時屍已不見維聞空中鐸聲漸遠州

沈志

可止姓馬氏范陽房山人長近體律詩乾甯中賜紫後唐明宗令住持洛京長壽寺署號文智大師有三山集在中山節度王處直座詠白鵲時諸侯兼并王欲繼好息民故可止詩云不知誰會喃喃語必向王前報太平全唐詩話

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泥封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未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皆立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神仙傳八

遼

劉元英字宗成號海蟾子初名操字昭遠後得道改稱焉燕地廣

陽人也

一云遼人遼史拾遺二十一按原作燕地廣陵人燕地焉有廣陵此廣陽之訛耳今改

以明經擢第

仕燕王劉守光為相素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文安楊志一日忽有道人來謁元英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元英請益道人為演清淨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于錢若浮圖之狀元英驚異之歎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擘破為二擲之遂辭而去遼史拾遺

二十元英因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擲金玉文安楊志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拋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實也後遇呂洞賓得金丹之秘旨自此往來終南太華間遼史拾遺二十一韜光隱曜莫測所以尙書郎李觀自言為進士時往遊南岳過潭州聖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奩持餠之具徑至問觀曰聞君將

州聖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奩持餠之具徑至問觀曰聞君將



之南岳頗識養素先生藍方否觀曰固將往見之其人曰奉煩寄聲劉處士奉問先生曰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語方怒然驚歎曰吾不遇此命也所謂劉海蟾者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訪于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

文安楊志

復結張無夢种放訪陳希夷先生爲方外友亦間

作詩有詩集行於世其詠修煉別有還金丹篇行於世

遼史拾遺三十一

後隱代州之鳳凰山宋仁宗天聖九年遊歷名山所至多有遺跡一日于州壽甯觀題古詩十韻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尾秉引筒碧眼奴擔著獨壺瘦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箇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總是仙家境醉卧松陰下閑遇

白雪嶺要去即便去直入彩霞影仍自寫真其傍撮襟書龜鶴齊壽四字題云廣陵閑人劉某書至鳳凰山來儀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畫五星其所寫真幅巾黃衣右肩酒瓢左肩提布囊破綻補之氣韻古淡人望之知爲有道者又嘗于成都青羊宮潑墨成壽山福海四字二處相隔地里壽甯至來儀僅兩舍西蜀至代數千里皆同日時而書之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而爲鶴飛而冲天全真傳云十二月二十四降世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昇不記何年元至元六年褒贈

海蟾靈明悟道真君

楊志

非濁字貞照俗姓張氏其先范陽人重熙初禮故守太師兼侍中圖融國師爲師居無何嬰脚疾乃遜匿盤山敷課於白繖蓋每晏坐誦持常有山神敬持尋克痊八年冬有詔赴闕興宗皇帝賜以



紫衣十八年敕授上京管內都僧錄秩滿授燕京管內左衛僧錄  
屬鼎駕上仙驛徵赴闕上以師受眷先朝乃恩加崇祿大夫檢校  
太保太尉次年加檢校太傅師搜訪闕章聿修睿典撰往生集二  
十卷進呈上嘉贊久之親為帙引尋命龕次入藏清甯六年春鑿  
與幸燕回次花林師侍坐於殿面受燕京管內懺悔主菩薩戒師  
明年二月設壇于本寺懺受之徒不可勝計九年四月示疾告終

于竹林寺卽以其年五月移窆于昌平縣奉福寺清甯石幢記

釋常在按遼史拾遺及武清志俱作常在而寶坻舊志作常住燕山叢錄又作洪源今從拾遺遼重熙間在

寶坻縣城南隅渠水之陰建彌陀佛舍結廬其旁持經侍佛遼史拾遺

二十冥心入道澹然居中後跌坐而化武清吳志夏臘七十餘寶坻舊志其

徒闍維之烈焰已絕身色如故燕山叢錄僧徒以其身立於佛側已而  
髮再生焉踰月則削之後有女子以手捫其頂髮遂不生遼史拾遺廿一

非覺俗姓劉氏析津良鄉人有大名聞車駕幸燕重師道德詔入

內說法特賜紫衣并賜號儀範大師示化大昊天寺歸葬甘泉普

濟寺遼史拾遺二十一

嚴慧大師名等偉俗姓李氏析津龐村人太康元年剃落禮儀範

大師為師從師住慧濟寺受戒宣充三學殿主賜號嚴慧後示疾

而終茶毗舌根不爛如青蓮色遼史拾遺二十一

華嚴祖師法名義琛玉田李氏子幼喪母事繼母克盡孝年十二

卽辭家訪道遇高人傳清虛修鍊之術父訪覓令還家更習儒業

博通文史詩賦超羣遼壽昌五年試中甲薦名上不赴落髮為僧

乾統初蒙恩得度後於栲栳磚興立小院精修淨業參訪受法前

後二百餘人遠近持供者無數後染末疾入定眼有紅光發於頂

面及臍上光照滿室咸以為得道之驗今塔尙存人呼為華嚴祖



師塔云

懷柔吳志

豆兒佛房山縣東萬壽寺僧日誦佛萬聲以豆紀其數久之每誦一聲豆輒自躍過人目爲豆兒佛是時皇后浴於宮中澡豆忽躍心悸有言及豆兒佛者迺出金錢建寺焉

析津日記

金

感禪師大安間屆於龍院喜其清幽而駐錫焉師又居仙洞及醴泉院卽今大靜寺是也常往來此三處道宗聞其名召至禁中延訪移晷仍賜紫方袍加號寂照大師師勞讓數四不獲已而受之退卽敝褐光而不耀奚雪之人舊號難化師將入其部或患之師謂曰孔子不云乎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時院中有引辭法師及師之神足左錄大師圓亭皆得法眼因謂曰吾去後汝二人協力住持遼帝重師所居特勅有司山門林麓禁其樵蘇左

錄門人善初善元善定繼居之天慶間歲荒民飢寇盜充斥緇徒逃難解散院宇爲之一空逮國朝肇興削平禍亂慧日重光元風復暢初等三人却返故山見其焚蕪之餘惟存瓦礫相顧悲泣因謂曰先師嘗以此院傳付我輩不幸殘毀盍復修而崇起之乃共請檀那數十百人告之曰夫教有時而廢亦有時而興汝等得脫兵厄皆諸佛之所佑也今欲經營遺緒於意云何衆聞是語已皆大歡喜踴躍讚歎於是富者施財貧者輸力期月工成斬斬一新制度輪奐有加於初正隆左錄殊公亦久其處今在院同溫法師者俗姓畢氏遵化人也自幼出家兩以讀經受具足戒都東施仁關觀音院嘗請師爲宗主未及二載厭其塵囂徑歸舊院藁席陶孟冀終老焉

金呂雲卿葛山重修龍福院記

王處一甯海東牟人大定二十七年徵至燕京居天長觀帝問衛



生爲治對曰舍精以養神恭己以無爲雖廣成復生爲陛下言無  
易此者世宗嘉之姚燧牧菴集承安丁巳處一受第三宣於六月二十  
五日到都下天長觀七月初三日宣見賜座帝問清淨經解之次  
問征北事師答曰戊午軍卽止後果應次問全真門戶師一一對  
答帝深嘉歎流連抵暮方去翼日賜紫衣號體元大師仍差遣近  
侍傳旨賜崇福修真二觀任便住每月給齋厨錢二百緡日下舊聞引雲

光集

嚴安霸州文安人胡煌僕煌居莫金口家稍豐好義輕財嚴執役  
二十八年恭謹有信煌待之如弟而嚴事煌如兄正隆五年春忽  
把煌袂密曰兄將死又不以善終七十日後當雷震于市弟有一  
術可救煌告於妻子皆憂寤莫知所爲後六十日叩嚴曰若果如  
弟言大期已逼所謂術者云何嚴卽授以密呪曰可脫兄厄吾亦

從此逝矣及期至午煙震岔興迅雷激電嚴引煌伏卓下急誦呪  
須臾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索移時方散煌得免而嚴不知

所往矣

文安楊志

洪源順義人幼夢釋迦佛自天而降坐中堂授法華經源敬仰久  
之而覺遂辭父母居西峰寺後挂錫靈岩院一日出遊卧沙灘側  
有虎繞其身見者異之畿輔唐志六十八

元

長春真人姓邱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  
也父業農世稱善門輟耕錄十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爲神仙宗伯

年十九爲全真學於甯海之崑崙山

續宏簡錄

二十謁重陽王真人請

爲弟子

帝京景物略三

重陽一見大器之

續宏簡錄

重陽旣逝真人乃遊秦隴

戢志磻溪

雲山集

日乞一食行則一蓑人謂之蓑衣先生大定二十



八年徵赴京師官建菴於萬甯宮之西召見於長松島進瑤臺第

一層曲脊遇至渥翌日遣中使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者十餘年

矣至是取其一啗之重上賜也甘水仙源錄元太祖定燕京金主奔汴

丙子復召不起己卯居萊州時魯齊入宋宋遣使來召亦不起耕

錄及太祖自奈曼命近臣徹伯爾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

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元史列傳翌日果至乃與弟子

十八人同往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為勸又明年

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涉地萬餘里自崑崙歷四載始達

西域之雪山續宏簡錄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姚燧長春宮碑時上在

雪山之陽舍館定入見上勞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萬里而來

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之約日問道以回

紇叛親征不果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輟耕錄九處機每言

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

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慾為要元史列傳帝大然之曰

天遣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史書其言又敕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

長春宮碑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輟耕錄十賜金

印章曰神仙符命嘯虹筆記夜醮焚簡五鶴翔焉帝京景物略三太祖感雷震

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

天威震動以警之陛下宜因天威明孝道以導有衆太祖善之續宏

簡錄帝問以長生之藥真人曰有衛生之經無長生之藥帝嘉其誠

雲山集太祖畋獵於東山馬踏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

畋獵非宜太祖為罷獵時國兵蹂踐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

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來於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

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元史列傳乙酉九月



初吉宣撫王公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請師作醮處機禱之果退舍丙戌五月京師大旱農不下種人以爲憂

長春真人西遊記

又爲旱

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母忘朕也

元史列傳

初真人自行在

歸道由宣德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顧將冀一言以爲福既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杖杖於窗戶牆壁上頓毀數處而

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美矣完而必毀理勢然也吾不爾毀爾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爾宜思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

爾與爾子子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悅服

輟耕錄六月

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鼈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歎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

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

元史列傳

明年其徒尹清和始以師入龕

葬于處順堂之後今都人正月十九致漿祠下游治紛沓走馬蒲

博謂之燕九節又曰燕邸相傳是日真人必來或化冠紳或化游士冶女或化乞丐故羽士十百結圍松下冀幸一遇之

帝京景物略

海雲名印簡山西甯遠人

帝京景物略四

俗姓宋氏

燕京慶壽寺海雲禪師碑記

七歲

入學受孝經之首章遽問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異之以見傳戒顏公祝髮明年禮中觀沼公受戒修童子行

帝京景物略四

崇慶改元受

金朝衛紹王恩賜納具足戒時年始十一後三年從中觀寓嵐州之廣惠寺已能陞座講演經文時天下凶儉人相食師竭力濟衆

宣宗聞之賜通元廣慧大師之號初甯遠城陷師與其師中觀皆被執

碑記

元太祖遣使語太師國王曰卿言老長老小長老是告天

之人可好存濟自是天下稱小長老焉

帝京景物略四

及師在嵐州太師

國王復將兵至城下中觀慮城陷不免謂師曰吾老矣死亦爲宜



汝方妙齡求生路可也師泣曰死生有命今在危難之際豈忍棄師而獨求生况衲子家風又何有死生之可惑而亂於心乎中觀聞之喜曰汝心既定計汝緣當在北方吾亦與汝俱北矣中觀示寂師爲殯葬守其墳碑記一夕夢神速其行乃來燕夜宿松鋪巖下擊火大悟年二十也至景州參本無元禪師元曰孟八郎又恁麼去也時中和老人章公住燕京之慶壽寺夢僧杖而入門踞獅子座是日師至中和以向上鍵鎚差別機智一一勘驗曰已到大安樂地帝京景物略四遂以衣鉢付之癸巳丞相霞哩奉詔來燕謁師請訓法名受戒師聞丞相以嚴爲治乃勸之以幽燕殘民遭罹變故正宜安輯丞相從之遂成善治至如胡土克大官人蝗災之問師對以官政民心共感之致問出獵對以救人爲急問刑賞對以仁恕爲心及使臣來謁師亦勸以慈悲安利衆生使臣雖不能悉從亦

重其教焉初孔聖之後襲封衍聖公元措自汴渡河復曲阜廟林以祀師言于胡土克大官人曰孔子天生聖人襲封凡歷五十一代有國者皆使之承襲祀事未之或闕大官人從其請使復襲爵以繼祀事焉復言顏子孟子後及習周孔學者皆宜免差役勤復其業從之凡與當世王侯論治民之道必以儒教爲先歲在丙申朝廷差官選僧道丞相霞哩問之曰今奉聖旨試經不識字者令還俗因言僧以悟爲第一豈與聘士同科丞相以是言白于大官人奏聞由是考試無復退落尋有詔聽僧道如故日下舊聞辛丑考四十三燕京普濟院僧衆舉寺以施於師曰此刹始立於金天會七年至大定二年賜是名其地爽塏幽僻非師居之不可壬子春師罄衣鉢命庵主覺久等戮力興修殿宇雄麗金碧輝映爲諸刹冠以師之道號曰海雲賜爲寺額元一統志所著語錄曰雜毒海前後得其法



乳者十四人可庵朗公繼主慶壽寺事焉

帝京景物略四

萬松老人金元間僧兼備儒釋機辨無際自稱萬松野老人稱之

曰萬松老人居燕京從容菴楚材一見老人遂絕跡屏家廢餐寢

參學三年老人以湛然目之

帝京景物略四

其語楚材曰以儒治國以佛

治心楚材稱之謂雲門之宗悟者得之於緊峭迷者失之識情臨

濟之宗明者得之於峻拔昧者失之鹵莽曹洞之宗智者得之於

綿密愚者失之廉纖獨萬松老人全曹洞之血脉具雲門之善巧

備臨濟之機鋒誠宗門之大匠四海之所式範其傾心至矣老人

有萬壽語錄釋氏新聞

涿水亭雜志

後以所評唱天童頌古三卷寄楚

材于西域阿里馬城曰從容錄自言著語出眼臨機不讓也

帝京景物

略又善撫琴嘗從楚材索琴界以永華殿春雷及種玉翁悲風譜

贈之

涿水亭雜識

善選師姓劉氏世居香河會仙鄉馬家里生於金大定十五年四

月稍長出家于里中隆安寺禮真覺為師博通華嚴妙旨聞燕京

永慶寺正法藏大師通清涼國師義疏迺就習焉它日燕坐佛前

聞雲版聲頓然開悟遂以空明自號元師伐金師轉徙平灤軍中

僅得還燕憫忠崇國二寺已俱為兵毀丞相雅克里等奉朝命徙

各寺人匠中書令耶律楚材署疏請主憫忠寺尋之崇國寺行臺

舒穆魯明安聘主賓集寺歲壬子五月庚子演說八關淨戒詰旦

謂眾曰今日止得見汝等一度又明日留偈而逝

日下舊聞考五十二

張志敬不知何許人長春宮方丈西有堂曰萃元側有小樓積書

萬卷真常李真人以鎖鑰付之志敬恣所窺覽大暢元旨中統三

年制曰元門掌教真人張志敬自童子身著道士服志行修潔問

學淹該甫逾不惑之年純作難能之事增光前輩垂法後人可賜



號光先體道誠明真人至元二年就長春宮設金籙大醮有羣鶴翔舞下掠壇墀去而復來者累日天子命詞臣作瑞應記刻之碑

甘水仙源錄

志平字太和姓尹氏萊州人覲長春真人於栖霞觀執弟子禮又授易於郝太后己卯歲太祖遣劉仲祿徵長春真人主長春宮師為勸行北上時從者十八人師為之冠繼真人主長春宮尋葺大房山之真陽觀更曰清和宮謂侍者曰我洒掃西堂吾將逝矣是夜曲肱而逝中統二年詔贈清和妙道廣化真人門人撮其著述

曰葆光集甘水仙源錄

米四字元禎安次人初業儒能通六經尤深於易遇異人授以仙術便志存山水元中統初舉人才以有司薦登進士高第不仕隱雲居山三十餘年元末歸家見一老嫗問曰此非米四故宅乎嫗

曰是也吾乃四之近鄰四去家百餘年田廬已盡其父母兄弟皆

吾家生死周卹之今存者已去此矣四曰吾即米四也受汝厚恩

何以為報昨檢天籙此地不數年後當遭兵燹母亟避之嫗從其

言後果驗四去未知所終東安李志

太元真人酈希誠媯川水峪人至元初闡教山左其師毛真人召

來燕遂至房山之懷玉鄉愛其巖壑剪荆闢棘叔隆陽宮居焉涿州

吳志希誠居京師天寶宮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誠太

元真人領教事內出冠服以賜仍給紫衣三十襲賜其從者元史列傳

年逾期願忽失所在先是嘗遊泰安州時值亢旱真人至岱岳觀

主謂之曰速迓雨具雨即來矣隨於方壺之西面西北立以機扇

蔽面默祝之忽有片雲從所向方陡起須臾布滿天上雷鳴電掣

雨如翻盆又一日至岱之白龍潭東面西立默禱之水面有光如



盤漸如車輪舒張不止忽躍身環曲離水數尺而歿適有樵人樹  
 上窺見奔告州人真人即還山云吳志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孫德  
 福統轄諸路真大道改賜銀章又三傳至張志清其教益盛授演  
 教大宗師疑神冲妙元應真人志清事親孝尤耐苦辛制行堅峻  
 東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結茅其上虎皆避徙然頗為人害志清  
 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郭廬舍摧壓死者  
 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為二無少損續宏簡錄乃徧巡木石間聽呻  
 吟聲救活者甚衆元史列傳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清舍傳  
 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時人罕識其面續宏簡錄貴人達官來見率苦  
 病伏卧內不起至於道德縉紳先生則納履杖屨求見不以為難  
 時人高其風元史列傳競為圖以相傳焉續宏簡錄  
 張留孫守師漢信州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為道士有道人相之

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  
 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眾駭懼留  
 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  
 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覺而  
 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錄中將吏也朱衣  
 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  
 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即命留孫  
 為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尙方鑄寶劍以賜建崇  
 真宮於兩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十五年授元教宗師錫銀印  
 又特任其父信州路治中尋復升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是時天  
 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待詔尙方因論黃老治道貴清淨  
 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主衷及將以鄂勒哲為相命留孫筮之



得同人之豫留孫曰同人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

侯命相事也何吉如之願陛下勿疑及拜鄂勒哲天下果稱得賢

相大德中加號元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

皆魏國公官階品俱第一武宗立召見賜坐升大真人知集賢院

位大學士上尋又加特進進講老子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即位

猶恆誦其言且諭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爾進開府儀同

三司加號轉成贊化保運元教大宗師刻玉為元教大宗師印以

賜元史延祐七年七月命修醮事於崇真宮元英宗紀至治元年十二

月卒年七十四天祿元年追贈道祖神應真君元史真常真人李居壽召赴闕下特旨於奉先坊創太一廣福萬壽宮

中建齋壇繼太保劉秉忠禪六丁神將歲給道眾粟帛有差王惲

秋澗至元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月值元

辰敕居壽祠醮奏赤章於天凡五晝夜事畢居壽請間曰皇太子

春秋鼎盛宜參預國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為言世祖喜曰行

將及之其後詔太子參決朝政庶事皆先啟後聞者蓋居壽為之

先也元史列傳

定演姓王氏三河人七歲入大崇國寺事隆安和尚世祖賜號佛

性圓融崇教大師至元二十四年別賜地大都乃與門人協力興

建作大殿以像三聖樹高閣以庀諸經丈室廊廡齋厨僧舍悉皆

完美故崇國有南北寺焉時昊天宿德雄辨大師授以道宗刺血

金書戒本於是祝髮之徒萬計禮師自泣講席為羯磨首師數蒙

聖恩嘗賜白玉觀音菩薩像臨終具湯沐淨髮與門人別怡然長

往舊制近郭禁火化師卒以聞上在春宮特旨有司賻喪令於城

西南淨土院茶毘獲舍利數百粒葬魯敦之野起支提焉趙孟頫

演公親



岳真人名德文涿州人

虞集道園學古錄

其母夢老人皓髮長身冠劍莊

偉告之曰我今當寄母家矣

萬麻沈志五

明日州人見西北有青氣自

天而下羣奔視之真人降生自幼不食酒肉長學道師事太元真

人得其祕至元中封崇元廣化真人丞相安童病真人往視之即

起矣大德初飛昇仙府遠近共見之

涿州吳志

始涿有童謠曰涿有八

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為真大道第八代師蓋其徵云

道園學古錄

師名行滿字萬山俗姓曾氏其先出東魯曾子後祖仕江右遂為

太和人至元庚辰至仰山有會心處遂留薙髮禮澤菴為師更今

名又參學四方雲門臨濟皆得其髓大德癸卯仰山學者請師歸

舊隱聲聞大振梵僧宣政使沙克嘉實哩功德司大使年札克策

喇實相慕為道友武宗在北邊下令施鈔萬貫造文殊菩薩像思

幸其寺施金百兩銀五百兩鈔六萬貫賜號佛慧鏡智普照大禪

師勅向方造織金龍錦緣僧伽大衣窮工極巧經歲乃成命有司

作尊勝塔於東嶺及建明遠觀光二亭以備臨幸蓋棲隱寺始建

於遼至師為二十六代云

趙孟頫滿禪師道行碑記

張道寬東安州人壯嬰危疾夜夢偉人授符咒諸法並告以結緣

呼奴山既寤惡疾皆愈訪至順州得呼奴山居焉無何疫癘大作

寬依咒果實令病者食之立愈踵門謁者日千計大丞相東平王

患瘍醫藥罔效召寬治之頓痊勞以殊禮為構白雲觀後師事元

逸真人張霞卿遂賜通口大師之號卒葬觀西其後居民病者禱

之輒應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爭獻袍旛致賽云

懷柔吳志

元封普濟真

人立廟呼奴山

密雲丁志

孫真人德瑛長春宮道士也延祐二年禮部尚書元明善代丞相



禱雨長春宮時旱甚德彘曰明日雨微至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尚書卽爲章往白丞相丞相病在卧内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真人一見告尚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甯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乃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道園學古錄  
高麗國僧名慧月者因禮文殊大士于五臺衲衣錫杖幽然脫俗經房山縣西鄉里東峰古刹名曰小西天華嚴堂其堂并華嚴經本等十二部皆石爲之蓋有年矣歲月綿延住僧雲至當摧經剝者有之存基址焉慧月留止于此憫其石戶摧圯經本殘缺幸遇資政院使資德大夫龍卜高公匠作院使大夫黨珠申公慧月拜禮詳陳其事公等允其言布施淨財千餘緡命慧月施勞董工修石戶經本不月餘而俱修至正改元夏五月初八日上石房山王志

雲山禪師皇慶延祐間主教京師之大聖安寺時太皇太后以檀州紅螺寺殿宇將圯賜鈔五萬緡命師修葺之師前後主教聖安四十餘年至正中以年高歸隱紅螺山悉出累朝所賜珍玩易楮幣重修大殿塑佛像金碧丹堊山谷改觀師辨博無礙禪寂之餘存心治道每遇顧問卽以佛化合於王化者奏之甚被隆遇晉秩榮祿大夫大司空佩一品銀章懷柔吳志

道衍字斯道長洲人江南通志本醫家子明史列傳幼名天僖父欲衍學醫日兒不樂爲醫願學諸生求仕否則從佛學至正間削髮爲僧里中妙智庵吾學編十已又不學佛而好讀兵書廣名將傳尙謀略吾學編十事道士席應真得其陰陽術數之學然時無知者獨里人王行識爲非常人常游嵩山寺相者袁珙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



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益自負明史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

病免八年詔僧通儒者官禮部試不得官賜僧服還山吾學編十還經

北固山懷古賦詩其儕宗泐見之曰此豈釋子語耶道衍笑不答明史

列傳十五年宗泐薦衍因往來南京吾學編十成祖封燕王道衍乘間

請謁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廣名將傳若

蒙殿下不棄當奉上白帽子戴白帽子謂皇字也靖難功臣錄成祖已

稔知衍意亦欲得之吾學編十會高皇后崩帝命諸王與一高僧誦經

為薦福明史列傳成祖遂乘機請道衍去廣名將傳至北平住慶壽寺明史本傳

侍燕邸每夜夢與劉太保仲晦寤語列朝詩集小傳初懿文太子薨皇太

孫監國仁厚好文中外屬望惟成祖不平常懷窺覬而其陰謀發

自道衍帝崩太孫立削諸王明史稟列傳且至燕成祖懼甚因憶道衍

言而召之入卜道衍遂借卜而說曰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

戮入囚首隸士伍者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仁明英

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

習弓馬地饒棗栗若悉幽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毅甲可三十萬

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一二萬鼓行定

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能抗禦大王若不南然機已發

欲高卧得耶旦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廣名將傳

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

及卜者金忠於是成祖意益決明史列傳及朝廷責燕成祖遂召道衍

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道衍曰廣名將傳天之所興誰能廢之願厚

自愛吾學編十成祖因問師期道衍曰未也俟吾助至又問助者何人

曰吾師又數月乃請曰可矣成祖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

之遣張玉朱能攻克九門出祭纛見披髮而旌旗蔽天者問道衍



曰何神道衍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元武也成祖因披髮仗

劍應之兵初起廣名將傳暴風雨成祖意不悅問道衍對曰飛龍在天

從以風雨元吉吾學編十忽承運殿鳴吻墜地尤惡之對曰要換顏色

矣謂以黃易緣也功臣錄兵南行衍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吾學編十

子居守衍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輯拊兵民吾學編十其年十月成祖襲

大甯李景隆乘間圍北平道衍守禦甚固擊卻攻者夜縋壯士擊

傷南兵援師至內外合擊斬首無算景隆平安等先後敗遁成祖

圍濟南三月不克道衍馳書曰師老矣請班師乃還復攻東昌戰

敗亡大將張玉復還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敗盛

庸破房昭西水寨道衍語成祖毋下城邑疾趣京師京師單弱勢

必舉從之明史列傳成祖卽帝位授僧錄司左善世初成祖在藩邸所

接皆武人獨道衍定策起兵明史藁列傳及轉戰山東河北在軍三年

或旋或否戰守機事皆決于道衍道衍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

天下道衍力爲多論功以爲第一明史列傳立東宮陞太子少師復姚

姓賜名廣孝吾學編十賜敕諭曰卿秉性篤實學行老成事朕藩邸積

有年歲朕靖難之初卿侍左右謀謨彌贊裨益良多今建儲嗣簡

求賢輔以卿舊人特授太子少師雙槐歲抄三贈祖父如其官與語呼

少師而不名明史列傳令蓄髮再三終不肯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

不辭乃召還廣名將傳常居僧寺冠帶朝退衣緇衣明史藁列傳重修太祖

實錄廣孝爲監修明史列傳躬自校閱克勤其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

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生平樂善好施天性然也舊聞攷引明道成祖御製集

閭門明史藁列傳見一酒帘書字奇偉問之爲里中少年所書召之至

喜恹遂以爲子野獲編二十九歸白于帝賜名繼使侍東宮讀書文華殿



明史藁 帝往來兩都出塞北征廣孝皆留輔太子於南五年四月

列傳 皇長孫出閣就學廣孝侍說書十六年三月入覲年八十有四矣

病甚不能朝乃居慶壽寺明史藁命從者曰天子且至頃之車駕臨

幸語甚歡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明史藁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

強之乃曰僧溥洽南洲在獄久矣即日出之雙槐歲溥洽者建文

帝主錄僧也廣孝頓首謝明史藁至二十八日召詔諸門人告以

去期即歛袂端坐而逝明成祖帝聞震悼明史藁輟視朝三日命

有司治喪葬追封榮國公諡恭靖贈以勲號明成祖官養子繼尙

寶少卿又召其弟姪二人賜賚遣還明史藁卜地西山礱石建塔

四月六日發引靈輻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

壞得舍利皆五色六月十一月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明

祖御廣孝少好學工詩與王賓高啓楊孟載友善宋濂蘇伯衡亦

製集

推獎之晚著道餘錄頗毀仙儒識者鄙焉其至長洲候同產姊姊

不納訪其友王賓寶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

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洪熙元年加贈少師配享成祖廟廷嘉靖

九年明史學士廖道南疏請革之上亦以廣孝釋氏之徒不當配

食乃撤廟主移祀於興隆寺日下舊聞攷引

全真道人邱元清嘯亭雜初從黃得禎出家洪武初以張三丰薦

為五龍宮主持有司又以賢才薦御史野獲明太祖以二宮人賜

之邱度不能辭遂自宮嘯亭雜後轉太常寺卿封三代歿於京師

野獲今白雲觀後殿中觀其遺像白皙方頤黃冠羽衣儼然嫗

也嘯亭雜京師正月燈市例以十八日收燈次日游白雲觀名為

耍煙九意以為火樹星橋甫收聲采而以煙火得名耳既都下耆

舊云全真道人邱元清以是日就闍故名闍九野獲



道士某不知何許人洪武間灤邑士子張聰與之遊嘗渡水無船道士教聰閉目不覺而渡聰問已何時登第道士曰瓠蘆架上開蓮花是其時也聰自揣必無售理永樂九年夏大雨河水泛溢平地數尺後圍瓠蘆架上漂藕節忽生蓮花聰見而喜是年果中鄉試次年成進士聞者謂聰與仙遊至今稱其地爲仙莊在灤縣西十五里或曰道士卽張三丰人所呼張邈過者

通州高志

周思得永樂中道士行靈官法知禍福文皇帝數試之無爽也至招弭祓除神鬼示魁逆時雨禱災兵遠辜疾維影響乃命祀王靈官神於宮城西世傳靈官藤像文皇獲之東海崇禮朝夕對如賓客所征必載及金河川昇不可動就禮而秘問之曰上帝有界止此也成化初靈應愈著勅所司拓其宇曰大德顯靈宮

帝京景物略四

大國師雅爾龍羅密克華言智光號無隱姓王氏山東慶雲人年

十五移居北京吉祥法雲寺禮西天班迪達桑噶實哩國師傳天竺聲明記論授心印嘗侍師遊五臺諸山得睹文殊妙相太祖命譯其師班迪達四眾弟子菩薩戒奉使西域至天竺國及烏斯藏等處宣傳聖化眾皆感慕相隨入貢比還再往復率其眾來朝太祖念其勤勞擢僧錄司闡教尋陞善世俾迎大寶法王及還敷對多所見贊賜圖書國師冠金織袈裟禪衣諸物仁宗誥封爲圓融妙慧淨覺宏濟輔國光範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命居大能仁寺宣宗敕有司度僧百餘與之爲徒建大覺寺以佚其老上加封西天佛子卒年八十八說頌辭世云空空大覺中永斷去來蹤實體全無相含虛寂照同儼然坐化三日入龕又三日掩龕舉體柔和容貌如生荼毘之日大慈法王秉法炬甫置薪龕頂智火迸出色光明化畢骨立皆金色舍利盈掬造塔葬於陽臺山仍建寺宇



賜名西竺其弟子分其舍利建塔寺於各處其大國師烏巴迪呢雅實哩等建造灰塔於茶毘所告成之日賜名西域令其徒布達

實哩爲住持

日下舊聞  
攷九十六

癡呆子姓陳氏邵武人學道武夷山遇至人李古岩徐守中授金丹秘訣行持久遂有神通永樂間至房山隆陽宮凡居民有禱輒應終日如醉人稱曰癡呆子年既耄童顏兒齒步履如飛常懸鐵牌於胸間以驅役雷霆宣德四年羽化先期沐浴更衣跌坐命其徒崔璇琪曰吾返真矣窆吾必待鶴至時年八十四越五日果有羣鶴翔其庭有來鶴碑記其事

涿州  
吳志

雷通以祖振世職家通州少落拓宣德間家譙樓側設機織絹爲業暑月卧譙樓納涼夜半檐際偶語曰明日石橋北酒壚新張我輩往飲取蓮花作下酒物通聞其語在空際異之明日迹至石橋

果有酒壚俄見四人持猪肝至索酒痛飲割猪肝生啖通意其爲仙拜求度四人不顧飲啖自若通固請四人趨出先後躍入井中通亦隨入井遂不知所之踰時忽歸持一鯉爲母壽而里人有在金陵道中見其攜鯉者卽此日也妻鄭沒復歸持紙錢至墓焚化尋又隱嘉靖間其裔孫霏家有道士持瓶踵門曰我雷通也時已百年霏謂吾祖名通向傳仙去今果來卽出延之已失所在今雷氏家譜稱嘉靖間勅封爲黑虎真人

通州  
高志

劉道符字信菴別號如幻大師江浦人母沈得異夢而娠遂不喜茹葷及誕晝夜啼聲不歇人皆驚愕以爲異事方期月遂抱送於比鄰接待寺爲沙彌啼聲乃止旣成童高額深目大頤方口儀表端嚴眉宇森秀人相具足梵音清暢恆引羣兒聚沙爲塔釋禮矩儀動如宿習人皆疑爲羅漢下生七歲依京城靈谷寺禮前堂慶



叟爲師所夕瞻拜觀音懇求聰慧未幾復禮天童觀翁具威儀稟持範傳唯識大義通涅槃大旨時觀翁名振天下宣廟在潛邸每承顧問恩禮特隆宣德丙午召至京師館於慶壽丈室大師左右朝叅出入禁中翼翼勤慎終始如一丁未受度賜西服茜衣大師固讓不服常於文華殿楷書大字齋額上每俯案視之有高僧書法勝中書之獎又常設施食於內庭開法場於秘殿爲民請福敷衍瑜珈華梵上爲之改容坐聽擊節歎賞以爲靈山勝會今古一時己酉飛錫江浙秉戒具乃言曰此行不達曹溪路永不同頭見故鄉旣而徧謁知識歷覽勝槩壬子還京會觀翁指明心要乃西遊五臺乃曰一騎在眼空花徧界遂號如幻英廟聞其名召之一見天顏大悅呼爲鳳頭和尚尋陞僧錄講經先是京西馬鞍山寺修建思得至人以振宗風師知此寺乃遠普賢大師所建四衆受

戒之所謂然歎曰釋迦如來三千餘年遺教幾乎泯絕吾旣爲佛之徒豈忍視其廢而不興耶乃往往茲山修葺一新景泰丙子夏六月跌坐沐浴畢而更衣升堂別衆曰昔本不生今亦不滅雲散長空碧天皓月端然而逝時維暑月顏色如生異香馥郁茶毘得舍利若干建塔於寺之南原尊本教也曰下舊聞考一百五尼呂氏陝人譚正統八年駕出紫荆關親征也先帝京景物略五尼送駕告駕譚曰不利上怒叱武士交捶尼跌坐以逝及蒙塵虜營數數見尼媿媿有所說時時授上餅餌駕返居南宮亦數數見之帝京景物略五後復辟念之封爲御妹建寺賜額燕都遊覽志曰順天保明寺或曰隱也如云明保天順焉帝京景物略五人稱爲皇姑寺譚後殿祀姑肉身跌坐愁容一媪也萬厯初年像未飾以金頂猶熱爾姑著繡帽製自宮中殿懸天順手敕三道廊繪己巳北征之圖今寺尼皆髮裹



巾緇方袍男子揖

帝京景物略五

香林名無滄京師人俗姓鮑氏夫俞爲鏤工早亡臨訣時謂婦曰吾賃工尙不給每減其口以養母今何能矣汝年小有貌請召婿於此而贅養之何如婦不許曰吾以指力養不足取之吾家之稍賸者諾而暝隣有惡少艷婦色強娶不得訟於官又不得謀壞其操婦所居者爲西便門外之八里莊值燕九節俗聚男女於城西白雲觀設祠陳百戲相傳是日即真人來降當邀之婦騎驢從母家歸徑觀前惡少望見遙指曰此仙姑也泄尾之人不之疑至月壇惡少挾下驢使羣少健者力持之蜿蜒草間將蛻衣值慈壽寺老宮監從西山運石炭來車徑壇西救婦而訶之羣少散走宮監乃詢婦所由彈指曰此終非久長事也去此保明寺爲天順皇帝御妹薰修之所盍姑捨髮而匿身焉婦從之遂爲尼初不識字不

習禮拜第挑菜擇米任雜作旣而發願訟之佛前曰吾向食指力自晝迄暝今曠手度日滋罪孽且居此何爲矣自今後請日習經課禮拜一過持佛號萬聲夜卽趺坐勿令寐如是五年風穴僧有知識者以朝臺來京企腳於萬壽之番經樓宮監延之設齋風穴驟見尼呼尼與語頓有省旣而少林國師請部印候旨天甯寺宮監介尼見國師乃付衣焉天啟七年信國繼大統例番宮人出有年大無家願爲尼者送保明於是雲還師以宮人落染拜尼爲師居無何雲還謂保明嘈嘈自出所蓄金構圍於寺北數里而迎師其中虔事之以師號香林而香山又適在前名見香園旣而雲還亦刻苦有省師卽以少林所付衣付之師遂卒年三十有九康熙己未雲還建師塔於園旁一塔則瘞其姑者方丈懸師象朱衣而杖錫垂兩目趺坐面如瑩雪其眉膺間猶不失閨閣中色

毛大可香林滄



順天府志卷之三十三  
禪師塔誌銘

崔志端宛平人習步虛聲音吐洪暢成化中傳奉厯官至太常寺少卿久之進卿宏治十七年擢禮部尚書仍掌寺事言官以志端羽流不宜清秩抗疏力爭帝曰先朝有之既擢用矣不聽綱目三編十七任風子不知何許人能弈棋善導養成化中翱遊至東安去就不常不修容止類乞丐狀雪夜宿古廟中着粗布單衣汗流沾體邑人異之多與之遊一日拉伴於廣嚴寺看棋倏忽不見有人自城

外來者云任風子於京北山坡中已屍解矣

東安李志

尹山人燕人始祖時爲天慶觀道士懷一牒綴之羊皮久而尙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不櫛人呼爲尹蓬頭每卧踰月少五六日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南京有宦者遣僕上病疏遇尹於端門告以疏已得旨午餐尹報宦曰今日端門前見使者君已得

告後僕還覈問果合人聞而異之魏國公館尹於第嘗晝睡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魏愕不信卽出袖中兩橘畀之其時南京尙未有洞庭橘也王守仁試禮闈落第卒業南雍從尹遊尹曰爾大聰明第筋骨脆難學我爾無長生分其竟以勲業顯哉守仁悵然後劉瑾潛圖不軌恐尹知之羅而戍之關右至戍所偶過

鐵鶴觀騎一鶴凌空去

畿輔唐志八十六

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正德辛未入密雲城入豕圈與豕同眠無穢氣人皆異之後徙學宮傍又徙滕家巷居民簷下疊磚爲井踞坐以足頂尾間兩手握六指不放如勾問之則不言與之食則食不食葷酒不多食過午則不食與之衣則裂之與之貨則給僧以誦經赤身鬚首覆以片氈祁寒盛暑弗侵也居民市鬻者與之輒多利競致之入人寢室如其家不避婦女有戲之者亦躍足昂首嬉



然而笑置囹圄中數日不食亦不死許內臣爲繪像京師及四方好事俱呼以仙嘉靖壬辰春夏大旱居民強令祈雨凡八日不食至五月十二日雨乃食十三日又雨人益異之赤肚子傳

王禿子不知其名亦不知何許人嘉靖時寓於房山之元元觀鬢髮脫落人以禿子稱之行處惟持一茅藍中置敝垢殘布及一葫蘆盛酒終日酣醉邑人與之游或就飲則杯盤食物皆取辦茅藍中人咸異之忽別去寓邑北山村有惡少年數輩索其術不得捶之弊倒瘞之數年後邑人解俵馬至京師遇於市時嚴冬止著一破葛衫衆方驚愕王邀衆入肆飲飲畢曰有少許錢取以償酒乃走百步許入小巷內卽出負錢二緡付酒家忽不見人始知前乃尸解也又十餘年有人於易水山中草菴內見之涿州吳志李小仙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穉齒寡髮永樂初常詣固安彭

村彭源家丐食因爲牧羊呼爲小久嘗與羣兒嬉戲畫地爲限置羊於中終日嚼草不敢出他異事類此且言未來事多奇中暇則獨居一室瞑目靜攝不妄與人接一日謂源曰有刺事者來吾必不累而家當爲具食以俟稍頃果至索其所習書皆兒童讀者因趨踰入室仆地而卒源哀而葬之植木塚上烏雀不棲越數年源隣人遇小仙於南郡蔬圃中摘一茄與之笑謂曰吾李小仙也彭翁無恙乎曩所葬者予一履耳隣人歸語源啟棺視之果無一物越嘉靖戊子李侯玦欲修縣志採訪異聞源家送小仙所撰四言詩一帙有仲玉作志等語玦大驚曰是何神也仲玉玦字遍訪不知所在固安陳志

吳僧真程按燕都遊覽志及長安可遊記俱作程次南自雲棲來帝京景物略四飛錫京師駐庵名吉祥剪除叢莽長安可遊記發古登下得石幢一式如鐙臺旁鐫



般若心經一部唐廣德二年少府裴監施朝請郎趙偃書帝京景物略四

按燕都遊覽志作唐代宗時成紀郡夫人所造若為度生施食用者燕都遊覽志適黃儀部

汝亨過其地以庵甫治而鐙適出遂手書額稱石鐙庵焉程居此

無華飾朝梵夕唄二十餘年無懈日日無懈聲紳衿縉素月八日

就此放生籠禽雀盆魚蝦筐螺蚌羅堂前僧作梵語數千相向縱

羽空飛孽者落屋上移時乃去水之類投皇城金水河中網罟筍

餌所希至今謂庵為小雲棲云帝京景物略四

足克戩古爾西竺南邛土僧按日下舊聞考云足克戩唐古特語首飾古爾帳房也舊作左吉古魯今

改譯東入中國初息天甯寺後過阜成門外二里溝帝京景物略五見地勢

靈秀松茂張蓋遂憩息松下結跏趺坐耳環手鉢王槐雙林寺碑紅罽衣

蒼紫面而虬髯古達摩相也帝京景物略五曰吾西竺南印度方僧遊化

中國耳遂留守供其後一月不食雙林寺碑默持陀羅尼呪畢長寺奏

之物帝京景物略五聞於慈聖皇太后皇帝賜織金禪衣錢錠日齋萬僧仍

賜酥油燃燈師齋日滿期即欲辭去曰此庵未足以緩佛聖建一

大寺奉三寶是吾之屬也寺前為山門金剛鐘鼓二樓天王殿宇

中為佛殿左右伽藍護法後為方丈左右齋堂禪室兩側廚庫僧

房其後疊土石為山高可丈餘上為明陽洞左臺右榭羣卉叢萃

凡寺之所宜有者無不備雙林寺碑賜寺名西域雙林寺帝京景物略五

僧德寶號笑巖京師人錦衣世家吳氏子也披薙於都門之廣慧

寺師事了空宛平王志受法於玉泉明聰寺院志萬厯初居西城之柳巷

人罕知者一日有梵僧來參亞身翹袖作種種相師以拄杖畫字

隨方答之僧作禮騰空而去弟子問適來僧問何法師曰此阿羅

漢西天秘密語也冷然志其傳燈弟子則有天童磬山焉我

世祖章皇帝詔舉天下高僧如報恩目澄昂溪皆其法裔也宛平王志



誠意道人姓牛名斗熒萬厯間州庠生屢躋棘闈遇道士蒼髯童顏削一足授以詩曰萬劫千塵得此身幾回出後幾回新而今不向無生度更向何方問去津斗熒異之報弟子禮求度道士授九轉金鼎書斗熒晝夜參索久之有悟作詩云功名蓋世春來夢富貴驚人水上漚遂黃冠出遊莫知所之後二十餘年有里人入洋遭風泊一島見一道人執一塵尾自稱誠意道人即斗熒也寄書訊其舊時同學云通州高志

水齋名陽明故中山郡鹿氏子水齋禪師傳自孩幼好搏顙天地帝京景物

略三鎮星甫周即從剃落嗣法本郡慈氏太和座下肇修苦行八閩

暑霜自是三十餘年間水齋禪師傳行腳不襪不席帝京景物略三普陀大士

峩眉普賢菩薩少林達摩祖師道場躬親頂禮往來五臺終南伏

牛斗山普行饒益水齋禪師傳曾跪行至五臺足膝血流不知痛帝京景物

略三其在中臺古松和尚問師云空假中是甚麼師默然無對當體

全空頓見本來心地為然指以謝復於普陀問大智禪師云如何

是生死答云生死原是大智師了然更然一指炙背八十一炷如

華嚴卷數乃去通天和尙者峩眉老宿也問師西來意師云晴天

日頭出下雨地皮溼說破無生話只恐信不及又問識得麼師左

指天右指地不更下一語機緣既投衣法旋授二十四代之燈囑

師重別蓋至是師復然一指通前而三矣最後來京師以水齋著

人號水齋師先期不食一再七然後呷水日數升以為常水齋禪師傳

孝定皇太后聞而創寺居焉神宗賜額曰長椿並賜紫衣金頂凡

帝京景物略三尋勅師齋內帑徧賜南海諸淨刹及欽建八十八佛道

場水齋禪師傳吉水鄒都憲南皋問十指今七那三指何處和尚曰十

指依然又曰老宿遍參所得何事曰是慈氏寺明陽崇禎甲戌歲



九月朔和尚端坐宣偈四句而示寂焉

帝京景物略三

三藏師陝人也幼事徧融大師

按日下舊聞考據碑云徧融卽三藏

終身一衲終身

未嘗寢多立少坐卽其休卧時主十刹海二十年終未飯長住一  
顆日出乞食歸立鍾板側其乞也持珠佩一瓢未飯仰之旣飯覆  
之翁嫗孺子見其瓢仰曰師未飯爭飯之不入人家飯門外去今  
一瓢一數珠猶掛菴中也紳衿敬問師直笑語如村師訓教村童  
不少迴避一宦眷作禮問師喝曰女子夫朝貴人念佛家中也得  
何得出見僧人那畔無家法在者畔無佛法在將回檀施去萬麻  
甲寅師示寂茶毘竟一中貴言苦行和尚乃無舍利忽爆一粒着  
其掌上神宗時帑施日出師定規止晨粥午飯典作白言米麥幸  
多方便爲十方念佛子作朝時飯師曰米多不飽米少不散後神  
宗升遐帑施不出方僧他寺散略盡而此十方給仍前也

帝京景物略一

虎皮仙狀貌豐偉顏色溫潤不知其何處人來剝披一虎皮冬月

鑿冰而浴屠沽市餅之家爭以物飲啗之是日獲利必倍郡人步

允遷童時虎皮仙摩其頂曰爾做我弟子勝於中進士允遷後果

登第

薊州志

紫柏大師萬曆二十九年自五臺來明因寺夜夢十六僧請挂瓶

鉢亭午有負巨軸售者軸十六貫休所畫羅漢也軸軸展視面面

若舊曾識夜請挂瓶鉢者僧俱是也師歎異購之各係以贊傳寺

中

帝京景物略三

梵僧索諾木納木結能爲漢音詰其西來踐歷蹤由云其國名卓

哈近高昌出家法藏寺本周天元時甘露梵王利東行九萬餘里

始達五臺山逢御馬監太監劉潤引至北京雙林寺住萬曆三十

年明肅皇太后命住萬壽菴又三年番經太監張貴引奏命住雙



林寺賜紫衣寶冠命西經廠掌壇教授中貴又賜織金禪衣金段  
膳盒等物

六研齋  
筆記

痴和尚不知何許人狀肥黑樸陋寡言似不解世事者人呼爲痴  
天啟間寓塔院日乞食於市虛往實歸嘗以餘食授人人怪其易  
得以難得者難之罔不應一時遊僧流丐及飢寒殘病者咸取給  
焉衣破衲冬夏赤腳行或問之曰恐蟲蟻當屐而死每飯輒兼數  
人食與之言或不答答必出深至語令人省隱私處再叩則又支  
吾誕謾矣里中羣兒窮極戲侮漠然如不覺平居閉目靜坐禮神  
號不輟行亦不避風雨崇禎十六年忽辭衆適京師某寺坐化

高  
志

明馥原籍荆溪遷居武清河西務建瀛西園精通內典旁及經史  
與楊村極樂院元震禪師有間雲閣詩一時並稱所著有瀛西麓

芝禪師語錄及山堂詩話

武清  
吳志

陳祖通州邢家莊人俗名道安業農時淨空祖師卓錫薊之盤山  
行腳經其莊道安心竊慕之棄家隨入山參悟幾十年生精進心  
嘗暑夜裸體趺坐山崖供蚊蚋噬嚙旋坐化弟子爲立塔山下盤  
山李靖安以淨空爲開山祖以道安爲二代祖云

通州  
高志

乾峰明因寺僧念佛三十年都人無知者崇禎四年正月十六日  
乾峰曰燈夕也邀湖州章孝廉日炷茗飲次歎浮生者再呼童  
子歌中峰皮袋子歌歌竟立化年七十

帝京景  
物略三

懶道人京師人崇禎末每在東直門關王廟行止無定不言姓氏  
善觀氣色吉凶立驗錦衣衛指揮張同方甚敬信之二月中延飲  
與之弈因談禍福時京師晏然忽勸同方挈家南行同方曰再二  
年卽理刑矣奈何去之道人曰理刑未必受刑是實同方乃猶豫



不夾又一月道人來辭同方曰老師云小子吉凶若何道人指飛  
鴉示曰汝觀此鴉墜下立死同方曰此不祥兆也我得免否道人  
曰四方八面俱是羅網貧道前言不信今救不得遂往東直門外  
飄然而去同方止憂在朝犯事遂於衛堂告病乞假及城陷同方  
與武職二百餘人悉斬於中吉門外道人之言始驗明季北略  
二十二  
顯靈宮道士朝承義工蹴踘肩背膺腹皆可代足兼應數敵敵皆  
給自弄可使踟繞身終日不墮燕山  
叢錄  
鍾了髻年百十四寓白雲觀其人短而鬣髮半白問何以壽曰不  
娶不多飲不怒不識目弁州山  
人稿  
梅志仙檀州人戒行精嚴修道黑山三十餘年常神遊郡國所居  
有柏樹已無根使其徒植之立見茂盛卧石間輒淡旬不食虎馴  
繞之年九十餘坐化後時有人見於他郡縣云密雲  
祥志

國朝

韓十洲通州人初以登瀛名補諸生善讀書工草隸不喜穀食力  
參內典有訪道名山之志以父在不果崇禎十六年易道服告家  
人曰南遊卽返自是莫知所向後州人於揚州遇之語以家事不  
答子禹甸

國朝順治間令烏程罷官寓於吳適他往有子年十二戲門外一  
道士操北音問曰爾父安在禹甸子惡其倨曰爾焉用知吾父道  
士曰欲爾父一見我耳遂去禹甸歸其子以告窮其狀貌聲音實  
十洲也大驚遍訪卒不得通州  
高志

通傑號漢萍漢陽人俗姓楊三歲嗣徐氏二十七禮衲剃落卽首  
謁黃蘗無念師不契乃入廬阜凌霄巖結節力究聞溪聲有省爰  
徧參博幽無異雲門湛然諸禪師雲遊歷宇內凡吳魯燕晉靡所



不至其名公鉅卿留意禪宗者皆與爲方外友無何泛舟抵都門  
訪笑巖祖塔得於荆榛蒼莽中力爲整葺因寓京邸道風日著宰  
官居士及諸山名德請住京西翠微山勝水禪林是時師年五十  
有三矣順治辛丑將示寂冬至上堂有痛惜寸陰努力取辦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之語歲盡日安居無恙忽書偈語擲筆跏趺而逝

日下舊聞  
考一百四

樸噶嚙大阿羅漢尊者中天竺室羅筏人所謂王舍城者是也常  
居一室坐禪精於等韻以三十六字母通諸國語及鳥獸音風聲  
水響皆能測之每得人姓名配字音推測輒能知其心術行業賢  
愚高下徧遊天下歷十餘年順治五年至通州言天竺及所歷諸  
國風土甚悉或問如何爲道答曰平常心爲道八年西歸擇一僧  
年二十餘者偕行所遺有麻子茶飯食之可見性然惟心潔志專

者乃可悟入苟非其人則平日淫曠傲誕諸習無不自吐云通州高志

老人逸其名不知何來居東門甕城白衣菴自言一百八歲順治

十四年坐化通州高志

任和尚逸其名永清馬家舖民也順治年於本村五蓮寺爲僧寺

久頽廢任募重修露坐村外誦經祈寒酷暑未嘗稍歇鄉人與之

食則受不與食亦無所求或餓七八日誦經如故人以是異之康

熙五十四年寺始落成任年八十餘無疾而逝永清周志

僧克念不知何許人行腳至州靜嘉寺習祛魔術晝夜不寐稍倦

卽攀窗櫺或圍屏上作鳥伸狀康熙二年坐化通州高志

宋道人不知何許人居京師正陽門外五道廟身不滿三尺日惟

跏趺坐目炯炯有光力極雄偉有人緹大繩道人握其端數十人

牽之不動毫末道人曳之數十人並仆於地粵西朱刺史寓京師



待銓朱固博雅且工導引術訪之道人口若懸河廿三史如指諸掌微及呼吸頤養之法朱語多中肯道人日子亦非凡人期某日與會南西門外破廟中朱往道人先在談竟日天文地理兵法技擊劍術神仙娓娓數萬言不能悉紀及言歷代盛衰事道人曰大戰棋盤街時曾親見之如目前事耳或以爲宋獻策或曰非也外史

外史

大憬禪師諱行敏不知何許人未辨姓氏聞師家居時夜夢梵僧指示遂出家緇染後徧訪知識始謁覺浪和尚於江左次參萬如老人於龍池未經一夏命居第一座晚抵燕都隱青塔者二十年終歲閉戶曾不知有門外事報緣已盡示寂於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葬於城西之西村日下舊聞考九十九  
智樸號拙菴張姓江南徐州人母王氏得異夢而生自幼穎異年

十五歲爲僧深禪機三十五歲至盤山結廬於青溝其地間多虎

豹樵夫不敢入自智樸開山結茅之後惡獸潛踪人咸異之名遂

大振盤山向無志乘智樸編輯成書蘄州頗有體裁居易咸稱爲

釋氏董狐又善詩蘄州山居詩有極似寒山子者其佳句如雪衲

經時補春薪帶雨燒青溝一派水紫葢萬重山閒心將白日隨意

斬青茅木蛇鱗甲異俊鷄羽毛青蒲團安養地秋色淨居天鬢從

新處曰天自舊來青竹窗來夜月茆屋隱春雲皆可誦居易

聖祖仁皇帝巡幸盤山曾令唱酬蘄州沈志

御書戶外一峰賜之居易錄二

僧埽雲俗姓張名明章徽州人幼隨祖師奎令蜀中過青城峩眉諸山飄然有雲外相年十五通經史忽棄去曰吾安用此爲潛心內典生大覺悟遂祝髮徧遊名山入劔南登九皋陟匡廬歷齊魯



及燕至潞水上悅玉泉瑩潔泉畔舊有關帝廟掃雲止其中改名玉泉菴先是廟有僧獻廷守戒律甚嚴素不輕禮遊僧嘗曰瑜珈妙法恐爲若輩所誤及見掃雲語大悅曰吾謂千古慧燈必不泯也參掃雲爲師掃雲兼通詩畫曾見許於新城尙書王士禎州人士爭敬禮之稱爲緇隱

通州高志

楊和尚不知何許人或曰蓋都中某巨室僕也號月泉人第呼之曰和尚和尚精遁甲青烏術挂錫邑東南錐山寺及鎮羅營廟所在夜戶不扃有盜入輒迷不得去山中故多猛獸而廟中牲畜但界以石子毫無損與同行相失於後忽相遇於前奇蹟多類此年九十餘先期示寂時至果坐化城東門內永慈菴壁間畫梅並偈其手筆也後其房圯而此壁巍然獨存

密雲辭志

劉侏子不知何許人亦莫悉年歲有自幼至老遇之者狀貌不稍

改康熙初往來通州城市間里人咸識其面能談休咎或出隱語事後皆奇驗性侏直使氣故爭呼爲侏子州人溫某年八十餘與之值侏子曰君道袍可見惠矣溫瞿然翼日製袍以贈或詰溫溫曰余成童時從父輩會於某彼在座目余曰此兒有壽余戲答曰如過八十則以道袍贈今聞其言始憶及耳漢軍總兵王某客之與講導引術王嘗欲郵書津門侏子請往踰宿而返王疑之侏子曰有覆函在可驗又嘗偕里人遊西山從行者步皆輕捷移時而至旣登山衆苦腹餒侏子忽出鍋具以卵石貯之拾薪爲炊少頃啟鍋謂衆曰熟矣令衆取食味如山藥衆以其異藏懷中及歸則卵石如故後居七里橋關帝殿中或踰月不出或一日數出出亦莫知所之常數日不食食則無數噉瓜立盡擔許市瓜者色沮令偕還殿中所食瓜仍在還之冬月菜萎以口噓氣菜復生其奇異



類如此雍正元年逝去或以爲尸解云

通州高志

明乾字仁化號二憨甯波奉化馬氏子年二十三落彩於普陀法華洞明年於西湖昭慶律寺受具得度旋青靜艮山門外報恩院由是徧參諸方道望日進雍正癸丑奉

世廟命嗣法無闕永覺禪師座下

賜紫衣及鉢杖如意

敕往西山法海寺主席十年

高宗皇帝嗣位頒賜如前

命住拈花寺歲辛未移住萬壽寺師遊方之外荷

兩朝恩遇爲珠林所未有閱七年以老病乞歸山裳

恩得請卽前所居報恩院也歸三年而示寂壽六十五

頰羅菴遺集八

三和尚不知何許人雍正間祝髮寶坻城北宏福寺善拳勇某家

延之守望自言少年爲盜誓不近女色不竊善良故生平未破案後十八人同至關東夜盜一家牆甚峻躍而登推藝絕倫者一人下杳無聲息又推其次如之次當至三和尚和尚素執一熟銅杖杖首銜鍊長丈餘遂先投杖聞琅琅有聲疾掣練已削去半截刀鋒稜稜羣盜懼如鳥獸散三和尚遂棄去爲僧洗心滌慮雖大戒律不啻也夏夜宿某家廳事門不闔橫置二橙一閣腦後一閣足根空其中鼾齁如雷某家小公子輩戲以鐵杖擊其腹膨脝作皮鼓聲目微張呵欠曰勿惡作劇齁聲又作矣某家有樓高數丈前後有門令小公子面北立門中三和尚當面立曰汝面向南公子轉身和尚已從樓脊躍而過又當其面俄頃之間已數十度飛鳥騰猿遜其矯捷徧體傷痕鱗鱗撫以手膚內隱小鐵丸無數問之笑不答臨示寂始言某走關東官兵合圍火伴數人悉就擒火槍



如甬伊身被數十創潰圍出每陰雨傷處輒隱隱作痛其徒間以

告人云

蝶階外史二

劉翁通州人守鼓樓司撞鐘鐘以漏初下爲度杵一撞則獄囚收禁不能轉劉憫之每酷暑遲撞四刻謂舒緩不至苦蚊蠶齧耳持此念行之數十年樓下有酒肆劉每見數人詣肆飲衣懸鶉貌奇古異之付肆主錢數緡謂數人再來恣飲噉勿取值數人詢知其入卽約共飲高睨大談所語率世外事不可解飲畢別去劉送之郊外長跪曰某愚人然知數公皆仙願度爲弟子供洒掃數人相顧笑曰子持念不忍有仙根遇我等能識亦有仙緣遂攜之去無跡劉家有老母年近九十無以養家有積母啟之輒得錢米賴以無凍餒逾年劉忽自至鬚之白者盡黑時隆冬持一桃餽母腐其半母悲曰去年餘將持朱提來僅一腐桃何所用擲於地劉曰一

桃不易得兒獻此亦孝心母不食數也因自掇食之復叩辭去母

問返期曰待牛市行舟兒當再至牛市者通州城內通衢也去後

遂不復來母死鄰人共葬之棺衾之費皆取諸積桃核棄院落中

後生桃樹結實極甘美居人售其實猶代爲上塚云

蝶階外史一

曹侖字超伯性倜儻豪俠好義不事家人生產千金一諾雖家資

屢耗弗恤也年四十八遊京師得橐籥訣學爲導引之術於報國

寺購得麻姑小像朝夕拜禮語言動止固若平時而神采丰儀自

是寢異閉戶清齋漸能知隔世事絕粒近百日力益健戲以掌抵

堂柱費瓦皆震嘗昏夜靜坐屏去燈燭張目出白光二道著壁間

頓成圓暈宛有美人在其中又能作法令人歌舞偶有天津劉客

至命之歌對曰不能少頃劉自蹁躑作舞態而音調悠揚恍如素

善於歌者命之止則聲容頓息劉方悟向之爲其法之所使也將



卒預示期及期而逝芝貌玉肌鮮華朗映七日體猶温人弗敢殮也逝之日有樵者遇諸野徜徉自適如閒遊狀越半載復有鄰人見其乘馬而過者人始疑其爲尸解云

武清吳志

李人天不知何許人居涿州之芳樹村與郝勲善授以熊經鳥伸之術聞人叩扉卽知其姓名人多異之每晨興掃地則是日必雨不雨則否鄉人習知之當耕作悉早起屬耳聞拂帚聲卽不理田事否則必往市覓工作率以是爲準因目爲神仙一日送一頭陀於韓村遂於路旁坐化時值鄭州廟會有人自廟歸者見李服常服持茅藍自北而南訊以何往曰往廟中計其日正坐化日也

吳志

大泉姓劉號月江父母以家貧子多捨之雲居寺爲僧一日吹管弗諧衆僧笑之泉曰月江豈能爲伶人事耶挈衣鉢入鳳凰山中

誅茅居之歷二十餘年返雲居拜父母墓問訊親舊畢卽閉關又歷二十餘年州之富人楊讓邀泉至家供養不往爲讓論禍福甚辨謂善則福不善則禍不在供養僧人也讓又問天堂地獄有無泉笑曰天積氣耳地積土而浮乎水者也雖有堂獄亦無處着朱子不云乎君子徇天理故日進於高明此天堂也小人徇人欲故日流於汚下此地獄也昔賢又嘗曰天堂無己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己有則小人入人但求爲君子而已天堂地獄有無安用問哉

涿州吳志

劉含真籍貫無考修煉於小直沽三官廟常於琳宮誦黃庭往來觀者隱有祥光覆於其上行年六十二顏色如童一日徧辭檀越趺坐靜室數日不食沐浴更衣書榻右云遁世和光了幻緣緣消幻滅始超然清風遍界無遮障赫日當空照大千書罷風雨晦冥



端坐而逝

武清吳志

僧伽初姓姜名濟宇年二十餘始祝髮爲僧法名廣慈修持於報成寺多所繕葺繼從大鉢禪師雲遊五臺山杖錫攀躋蛇馴虎伏一日問師曰如何是兜率境師答曰一水按藍色千峰削玉青慈遂大悟後於隆相寺趺坐而化

武清吳志

溟渤名超古武清人幼樸魯傭工於人好呼盧戲一旦忽悟披剃出遊師盤山大博遂證道妙出言真實不爲怪幻視施一無所受往來遠近悉徒步創都門涿州海會西域二寺皈依者雲集辛未三月十九日起沐浴付法留偈而去

武清蔡志

趙和尚法號天印通州人幼祝髮於六里屯嚴淨寺守戒行修持精進其講經傳戒能參法乘妙諦好利濟嘗施粥施棺及掩埋遺骨歷久不懈遇歲旱禱卽雨乾隆二十七年大旱天印不食四十

二日玉箸甫垂大雨隨降遂坐化塔在仁壽寺

通州高志

蓮筏長洲人爲萬壽寺住持十數年白髮清癯頗解禪理與章嘉國師論經典每至竟日國師深服其博通蓮謂人曰章嘉經典雖諳熟然未解阿羅漢道下乘學也詩饒有別趣與韓葑法式善唱和有虎溪三笑之風年七十餘尙輕健如故聞其圓寂前數日至鄭邸盤桓日七寶池邊已促吾行不復參謁王矣

嘯亭雜錄

貞尼者佚其名幼削髮於城西北隅之苾芻菴虔心奉佛恪守清規居人罕見其面年七十餘寢疾知不起乃召其俗家男女至菴而謂之曰凡人年自二十至四十血氣未定情欲之私有觸斯動予未獲明師洞窺上乘惟知堅忍自持每當情不自禁時輒用翦自刺晝夜痛楚妄念頓消以是幸能自保此後凡有女者慎勿使爲尼今之不肖僧尼比比皆是可爲爛鑿袒而示之背刀痕無數



見者莫不垂涕語畢而逝 平谷采訪冊

華陽吳祖椿校

見者莫不垂涕語畢而逝 平谷采訪冊 華陽吳祖椿校

人物志二十四

光緒順天府志一百十四

僑寓 上國賓 期 善 黃岡洪良品 纂江陰繆荃孫覆輯

戰國

騶衍

荆軻

晉

高瞻

北魏

韋閔

胡叟

梁祚

羅侯

唐

李忠臣

元



郝經

趙復

王粹

楊奐

舒穆魯拜達勒

伊喇聶呼

子邁 孫元 臣

高彥敬

明

董倫

金忠

薛斌

毛尚志

焦禮子亮

黃潤玉

徐本

蔡通

華孝廉

丁乾學

沈焞

秦宣

李贊

吳從義

國朝

王國賓

子師

陳善道

王宗智

閔益

李錯

石永甯

柳國棟

王梁

自古聖賢瑰瑋非常之人游歷所經山川且增色焉矧其擇仁而處者哉燕京表海負山古稱形勝之國名流萃止四方輻輳習其風土長夫子孫表俗型方蓋與此邦之彥競烈矣擇其尤者著之於篇元明以來建爲都邑服官射策棲止益衆類皆刪削不在此例僑外縣者間亦錄之雖人往風微覽古者尤可識其梗概云志僑寓

戰國

騶衍齊人燕昭王于破燕之後率身厚幣以招賢者衍自齊往史記燕召公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官身親往世家師之作主運史記荀列傳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王充論衡騶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劉向別錄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王充論衡



荆軻字次非博物志七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

人謂之荆卿史記刺客傳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而求為報秦王者田

光言荆軻太子願交荆軻遂見太子國策九太子甚喜自以為得軻

永無秦憂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水而觀軻拾瓦投龜太子令人

捧盤金軻用投投盡復進軻曰非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後復共

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甚美太子即殺馬進肝燕丹子樊將軍亡秦之

燕太子客之國策置酒華陽之臺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曰好

手琴者太子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斷手盛以玉盤奉之

太子常與軻同案而食同牀而寢後日軻從容曰軻傳太子三年

於斯矣而太子遇軻甚厚黃金投龍千里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

盤凡庸人當之猶尚樂出尺寸之長當犬馬之用今軻常侍君子

之側聞烈士之節死有輕於鴻毛義有重於太山但聞用之所在

耳太子幸教之太子斂袂正色而言曰燕丹子秦有貪利之心非盡

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燕弱小數困於兵今計舉國

不足以當秦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

利秦王貪其勢所得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則大善

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

焉史記刺客傳軻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

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

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國策樊

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善也燕丹子荆軻知太子不忍乃私

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

將軍首將奈何史記刺客傳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飲淚不知所出荆君

幸教願聞命矣燕丹子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



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

國策

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者

也遂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自駕馳往伏於期屍而

哭悲不自勝良久無奈何遂函盛於期首燕丹為裝遣荆軻國策舞

陽為副燕丹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

荆卿豈有國策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僕所

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史記刺不擇日而發

客傳

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易水上燕丹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

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曠目髮盡上

衝冠國策精誠感天白虹貫日初學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史記刺夏扶當車前刎到以送二子行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屠

者辱之舞陽欲擊止之燕丹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

寵臣中庶子蒙喜先言於秦王秦王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

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史記刺

鐘鼓竝發羣臣皆呼萬歲燕丹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

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

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舞陽所持圖軻既取圖

奉之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國策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搥其胸

目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厭足於期無罪而夷其

族軻將為海內報讎今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則生不從則

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聲曰

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

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燕丹擊荆



軻斷其左股

策國

軻拔匕首擿之決秦王耳入銅柱火出然秦王還

斷斬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吾坐輕易為豎子所欺燕

國之不報我事之不立哉

燕丹子

於是左右既前殺軻

史記刺客傳

遂體

解以徇

通鑑輯覽十

晉

高瞻字子前渤海蓟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三寸光熙

中調補尚書郎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元

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為寇庭非謂圖安之

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強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為

何如眾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眾北徙幽州

晉書載

既而以

王浚政令無恆乃依崔杼如遼東

冊府元龜九百四十八

杼之與三國謀伐

虜也瞻固諫以為不可杼不從及杼奔敗瞻隨眾降於虜虜署為

將軍瞻稱疾不起虜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

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

君匡復帝室翦鯨豕於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俾勳古烈

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

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於東

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虜深不

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虜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

憂死

晉書載記列傳

北魏

韋閻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冠族閻少有器望遇慕容

氏政亂避地薊城

北史列傳

世祖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屬杏城

鎮將郝温及蓋吳反關中擾亂閻盡心撫納所部獨全在郡十六



年卒 魏書  
列傳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辯

疑釋理鮮有屈焉 北史  
列傳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 魏書  
列傳宋梁

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

益州叟隨入蜀 北史  
列傳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

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歸魏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  
家於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叟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  
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恆乘一犍牛敝韋袴  
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  
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尙書李敷嘗以遺財物都無所取初叟一見  
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紉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贄以此  
言之彼可無愧也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

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  
上谷侯法雋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  
燉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  
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恆也潛  
曰我恆給祭酒者以其恆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  
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  
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案其館宇卑陋園疇局褊而飯  
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約  
以衣物直十餘疋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  
右皆祇仰其德歲時遺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

十卒 魏書  
列傳

梁祚北地泥陽人篤志好學歷習經典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



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恆有舊北史列傳又

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年雖羈旅貧窘而

著書不倦恆時相請屈與論經史辟秘書中散稍遷秘書令為李

訢所排擯退為中書博士後出為統萬鎮司馬徵為散令撰并陳

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

年八十七太和十二年卒子元吉有父風魏書儒林傳

拓拔羅侯魏京兆王繼之弟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

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得意為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

厚相禮遣豪據北方甚有聲稱元義權重以羅侯不樂入仕就拜

昌平太守正光末逆賊大俄佛保陷郡見害子景遵直寢太常丞

魏書列傳

唐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平盧人也世家於幽州薊縣舊書列傳少籍軍以

才力奮事節度使薛楚玉張守珪安祿山等甄勞至折衝郎將平

盧軍先鋒使新書列傳及祿山反與其倫輩密議殺偽節度呂知誨立

劉正臣為節度以忠臣為先鋒使攻長楊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

賊將申子貢榮先欽擒周釗送京師舊書列傳從正臣赴難復敗李歸

仁李咸白秀芝等無何潼關失守郭子儀李光弼退師忠臣整軍

北還奚王阿篤孤初引眾與正臣合已而給約皆攻范陽至后城

夜乘間襲忠臣忠臣接戰敗之追奔至溫泉山擒首領阿布離斬

以豐鼓至德二載節度使王玄志使忠臣率兵三千自雍奴桴葦

絕海擊賊將石帝廷烏承洽轉戰累日拔魯城河間景城收糧資

以實軍又與田神功下平原樂安擒偽刺史以獻於是防河招討

使李詵承制假忠臣德州刺史新書列傳屬史思明歸順舊書列傳河南節



度使張鎬督忠臣軍合諸將平河南州縣又與裨將陽惠元大破賊將王福德於舒舍口肅宗累下詔慰諭仍令鎮濮州尋移惠城乾元元年與郭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明年二月潰忠臣亦退至滎陽破賊將敬釭取糧艘二百艘以餉汴軍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許叔冀以汴下史思明忠臣力屈亦降思明撫背曰吾祇有左手今得公兼有右手矣舊書列傳厚待之收其妻子置長蘆爲質通鑑紀事本末一百八十三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於光弼資治通鑑二百二十一詔加殿中監封戶二百召至京師賜今氏名給良馬甲第時陝西神策兩節度使郭英乂衛伯玉屯陝故以忠臣爲兩軍兵馬使戰永甯莎柵與賊將李咸義等數十遇皆破之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爲賊執以忠臣爲汝仙蔡六州節度使兼安州合諸軍平東都進御史大夫新書列傳時回紇可汗旣歸其國

留判官安恪石帝廷於河陽守禦財物因此招聚亡命爲寇道路壅隔詔忠臣討平之永泰元年吐蕃犯西陲京師戒嚴代宗命中使追兵諸道多不時赴難舊書列傳忠臣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耶卽日勒兵就道通鑑紀事一百八十六自此方隅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由是代宗嘉其忠節加本道觀察使寵賜頗厚及同華節度周智光舉兵反舊書列傳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忠臣入朝以收華州爲名帥所部兵大掠自潼關至赤水二百里間財畜殆盡官吏有衣紙或數日不食者大厯五年加蔡州刺史十年陝州軍亂上命忠臣按之將士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投庫物一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兵爲賞資治通鑑補二百三十五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



爲援詔忠臣與李勉馬燧討之忠臣燧軍於鄭州靈曜逆戰淮西  
軍潰忠臣將歸燧日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  
動忠臣收散卒軍勢復振大戰汴州靈曜敗入城固守忠臣等圍  
之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乘勝進軍汴州城北  
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精騎數百夜入其營綜橫貫穿斬數十人  
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噪而入悅衆不戰而潰  
靈曜逆遁通鑑輯覽五十七汴州平燧知忠臣暴戾以已功讓之不入汴  
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  
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通鑑紀事本末一百九十二庚  
戌加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治汴州資治通鑑補二百二十五忠臣貪  
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淫逼之悉以軍政委妹壻節度副使張  
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中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

於其父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爲衆所服希烈因衆  
心怨怒與大將丁勣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  
上以其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師通鑑紀事本末建  
中初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  
驢耳甚大龍耳甚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說之舊書列傳散騎常待  
張涉以賊得罪帝怒不赦涉故侍讀東宮者忠臣曰陛下貴爲天  
子先生以乏財觸法非過也帝意解免涉歸田里湖南觀察使辛  
京杲私怒部曲殺之有司劾當死忠臣曰京杲應死久矣帝問故  
對曰新書列傳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尙存臣故以爲當  
死久矣上憫然左遷京杲諸王傳忠臣乘機救人多此類資治通  
鑑補二百二忠臣木強率直不識書不喜儒生及罷兵權官位崇重常鬱  
鬱不得志及朱泚反以爲僞司空兼侍中泚率兵逼奉天命忠臣



京城留守泚敗忠臣走樊川別業李晟下將士擒忠臣至繫之有司與元元年并其子並誅斬之時年六十九籍沒其家舊唐列傳

元

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民多死元史列傳母許亦預其禍經甫九歲

暗中索得寒菹一甌挾齒飲母良久乃蘇元史列傳金亡徙家順

天元史類編二十一經晝則負薪米為養暮則讀元史列傳父母欲成其志假

館於鐵佛精舍俾專業於學坐達旦者凡五年元史列傳為守帥

張柔賈輔所知延為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

燕趙間元好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元史列傳自是聲

名藉甚藩帥交辟皆不屑就元史列傳憲宗元年世祖以皇弟開

耶金蓮川元史列傳羅致異僑挹其間遣使者一再起經既奉清問上

稽唐虞下逮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劇

切時病元史類編二十一大悅遂留王府元史列傳歲己未憲宗自將伐

宋據梁益上流元史列傳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會有得宋

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元史列傳經建

議大概以為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惟修德以應人心發政以慰

民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維基圖撫殊俗制列政以防窺竊結

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才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於身俟

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元史列傳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巴

圖議耶經對曰經少時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經臆說耳柔不

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元史列傳帝偉之元史列傳乃以楊惟中為

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為副將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

信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曰我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



汴也惟中怒弗聽經率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謝乃與經俱行經  
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征議元史列傳及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  
宗崩經復進班師議元史類編十五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迺  
班師明年世祖即位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  
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賜沿邊諸將勿鈔掠元史列傳或言宋人譎  
詐叵信蓋以疾辭經曰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南北構難兵連禍結久矣聖主  
一視同仁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  
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宋元學案九十經入辭賜蒲萄酒詔曰  
朕初即位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  
六事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陰屬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  
害經經至濟南璫遺書止經經以璫書聞於朝而行元史列傳將入宋  
境憂朝廷初政治具未完遣使上封事言闕失以為國家振舉綱

維修明禮樂雖不能使如三代亦當期漢唐不宜苟且參用金人  
以蠹國政又極論風俗者天下之命脈方今最為敗亂當速條理  
元朝名臣事略十五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高翹請入國日期不報  
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元史列傳答書弭兵息民  
通好兩國實出聖衷且諭邊將輯戍守圉以契和議眾所聞知今  
啟釁自擅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元朝名臣事略  
十五時似道方冒鄂圍之解為已功恐經至而泄其情也遂以李璫  
為辭拘之真州元史類編二十一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  
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  
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元史列傳宋人既留住不遣明年館伴  
使朱寶臣偽報本朝異聞弗聽後果言之經厲聲曰此事斷無設  
若有之當發遣我輩還國元朝名臣事略十五驛吏棘鑰戶甚逾狎狴經不



為動元史類編二十一介佐而下久於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經語之

曰嚮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

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孝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

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眾服其言亦皆自振

勵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從者四十騎居七年死過半經獨與六人處真州楊

子院元史類編二十一又九年丞相巴延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珠德

哈雅名臣事略二十一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

宋懼遣總管以禮送經歸道病帝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

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宴庭咨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

月卒年五十三元史列傳所撰有易象春秋外傳續後漢書陵川文集

共數百卷元史類編二十一案元史載經還三歲汴中民射雁

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鱉臣有帛書後題曰中統十五年九

月一日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經使宋被拘抗

志不屈宜與蘇武並稱帛書一節亦因武事而附會

點綴詞章固無不可正史列傳亦採而錄之則誣矣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二年命太子庫春伐宋德安嘗拒戰其

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

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元史

列樞與之言奇之宋元學案九十復見樞戎服而髯不為禮及至帳中見

陳琴書乃駭然元名臣事略以九族俱殘毀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

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

無有也元史列傳行及水際見復披髮徒跣欲自沈樞追止之勸以徒

死無益身存則宗祀可延隨吾而北保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

道絕載籍不相通元史列傳程朱之學不及于北宋元學案九十至是復以所

記程朱諸經傳註盡錄付樞燕學徒從游者常百餘人後建太極

書院於燕京續通鑑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



八千餘卷宋元學案九十一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

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

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

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又以朱子門人姓氏見諸傳記與得

諸傳聞者共五十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意又取伊尹顏淵言

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元史

列傳由是許衡郝經劉因輩皆得其書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學自

復始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世祖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

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世祖義之不

強也復雖在燕常有江漢之思故學者因而稱之宋元學案九十一

王粹字子正右北平人郝陵川集初名元亮改名元粹後止名粹系出

遼衣冠家宋元學案年十八九嗜讀書作文性習專固世事不以累其

業故時輩無能當之者正大末用門資敘為酒官流寓襄陽襄陽

破隻身北歸寄食燕中中州集遇真常北面執弟子禮遂為黃冠師

居長春宮之粹元堂甘水仙源錄楊惟中修太極書院請雲夢趙復為

師儒粹佐之久之而歸宋元學案至元八年許衡以國子監祭酒教貴

胄元史姚燧傳復徵粹詔驛召之來京師以為齋長元史許衡傳日與門弟

子講學研究聖經學者宗之張特立傳尤長於詩有十月風霜侵病骨

數家針線補寒衣之句年四十餘病卒中州集小傳

楊奐字煥然又名知章乾州奉天人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見

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奐生其父以為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奐元史

列傳案姚牧菴序先生文集云初名煥後更為奐後從太宗簡

文判誤奐為英不敢私更遂就名英然據元史本傳仍名為奐宋

元學案亦元史金末列傳秋試四中選而春試輒不第四庫提要嘗作萬

言策指陳時病欲上不果元初隱居講學授徒學者稱為紫陽先



生宋元學案癸巳金元帥崔立以汴京降與微服北渡冠氏帥趙壽之

延致與待以師友之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聚而讀之

元史列傳以耶律楚材薦為河南廉訪使約束一以簡易在官十年請

老於燕之行臺宋元學案世祖在潛邸驛召與參議京兆宣撫司事卒

年七十諡文憲與博學強記元史嘗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

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輟耕錄詩文皆光明俊偉四庫提要務去陳

言以蹈襲古人為恥續宏簡錄其汴故宮記述北宋大內遺跡東遊記

述孔林古蹟尤悉皆可以備文獻之徵四庫提要與不治生產家無

十金之業而喜周人之急人有片善則委曲稱獎唯恐其名不聞

或小過失必盡言觀止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天與近鑑三卷正

統書六十卷行於世元史列傳

舒穆魯拜達勒原作石抹契丹人父圖卜伊爾原作桃葉兒徙霸州拜

達勒仕金為霸州平曲水寨管民官太師國王穆呼哩率師至拜

達勒迎降穆呼哩察其智勇奇之擢為千戶歲甲戌從穆呼哩覲

太祖於雄州佩以銀符充漢軍都統帝次牛欄山欲盡戮漢軍穆

呼哩以拜達勒可用奏釋之元史列傳因請隸麾下從平高州授左監

軍徇地山東大名北至洛州城守甚堅師不得進拜達勒不避矢

石率眾先登遂拔之續通鑑從平益都沂密萊淄及定太原忻代平

陽諸州郡除霸州等路元帥以黑軍鎮守固安水寨既至令兵士

屯田且耕且戰披荆棘立廬舍數年之間城市悉完為燕京外蔽

已從征河南及討萬努於遼東元史類編平之拜達勒始從征伐

及後為將大小百戰所至有功年七十以疾卒於官元史列傳

伊喇轟原作移刺捏兒幼沈毅多謀略遼亡金授以參議留守等官皆

不受聞太祖舉兵私語所親曰為國復讎此其時也率黨百餘人



詣軍門獻策帝召見與語奇之問爾生何地曰霸州因號霸州元

帥元史類編十七乙亥拜兵馬都元帥佐太師穆呼哩元史列傳進攻北京金

守將伊木沁率眾二十萬來拒逆戰破之斬首八萬餘級元史穆呼哩傳

取北京下高利與松義錦等二十六城元史類編十七錦州張鯨被誅鯨

弟致遂據錦州僭號漢興皇帝改元興龍元太祖本紀略平灤瑞利義

懿廣甯等州元史穆呼哩傳兵勢方熾穆呼哩命聶哱與大將烏頁爾昭

烏呼合兵討之致拒戰聶哱出奇兵掩擊斬致穆呼哩第功以聞

遷襲虎衛上將軍兵馬都提控元帥元史列傳進取遼陽廣甯金復海

蓋等十五城元史類編十七興州監軍綽爾以兵叛元史烏頁爾傳復與烏頁爾

討平之帝遣使者詔之曰自汝効順戰功日多令錫汝金虎符居

則理民有事則將其勿替朕意元史列傳從圍鳳翔先登左臂中流矢

裏創進攻丹延穆呼哩止之對曰創未至死敢自愛耶元史類編十七穆

呼哩壯之與所乘高馬明日介其馬飾以朱纓簡驍衛七十八人與

金兵戰穆呼哩乘高見其馳突萬眾中曰此霸州元帥也諸軍繼

進金兵敗走丹延十餘城皆降遷軍民都達嚕噶齊都提控元帥

兼興勝府尹癸未從帝征河西取甘合辛蛇等州師還復從穆呼

哩攻益都下萊膠淄等三十二城戊子得疾歸高州卒贈推忠宣

力保德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興國公諡武毅子

邁努元史列傳

邁努蚤從父習戰陣初入見太祖問曰汝年小能襲父爵乎對曰

臣雖年小國法不小帝異其對顧左右曰此兒甚肖乃父元史類編十七

以為高州等處達嚕噶齊兼征行萬戶庚寅命攻高麗花涼城監

軍張翼劉霸都殞於敵邁努怒曰兩將陷賊義不獨生趨出破之

元史列傳誅其渠進攻開州州將金實默逆戰生擒之元史類編十七城中人



出童男女及金玉器以獻卻不受遂下龍宣雲泰等十四城元史列傳

從諸王阿齊台征女真萬奴部有功未幾召還與州趙祚反土豪

楊買驢等附之從親王察合台進討圍于險樹寨三月不下邁努

令健卒即寨北小徑上大樹以繩潛引百人登直前奮擊買驢投

崖死餘黨悉平元史類編十七太宗即位錄功賜金鞍良馬元史列傳命再征

高麗取西京而還元史類編十七賜金鎖甲加鎮國上將軍征東大元帥

佩金虎符元史列傳將復出師以疾卒元史類編十七贈推誠效義功臣榮祿

大夫平章政事追封興國公諡顯懿子元臣元史列傳

元臣別名哈喇哈斯年十六入宿衛應對進止有度世祖謂丞相

曰此勳臣子非凡器也命襲千戶將其父軍從伐宋攻淮西成清

口取瓜州下通泰累有功至元十二年從丞相巴延平宋進階武

義將軍中衛親軍總管佩金虎符十四年珠爾噶岱叛圍應昌府

時皇女魯國公主在圍中元臣以所部馳救敵敗走追至魚兒灤

擒之元史類編十七公主賜賚甚厚奏請暫留元臣鎮應昌以安反側元史

列傳居三歲召還帝以所籍權臣家婦賜之辭曰臣家世清白不敢

自汚帝嘉歎不已元史類編十七二十二年進昭毅大將軍同僉江淮行

樞密院事行院罷歸高州帝親征納延元臣率家僮五十人見行

在所願効前驅八年移僉湖廣行樞密院時溪洞施容等州蠻獠

作亂元臣親入其境喻以禍福賊首魯萬丑降三十年卒贈安遠

功臣龍虎衛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追封興國公院事追封興國

公諡忠靖子迪中奉大夫湖廣宣慰使都元帥元史列傳

高克恭字彥敬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元史類編三十六至元十二年由

京師貢補令史至大中大夫刑部尚書卜居房山博學能文善畫

初用二米法寫林巒煙雨涿州吳志後學董源墨竹宗黃華皆有古趣



怪石噴浪灘頭水口烘瑣潑染作者鮮及元史類編三十六黑竹妙處不

滅文湖州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推重彥敬故世稱爲高房山購

遺墨者一紙率千百緡涿州吳志一日與客游西湖見屏潔雅乘興寫

奇石古木數日後趙孟頫爲補叢竹虞集題詩其上此圖遂成三

絕世爭寶之元史類編三十六

明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僑居宛平遜國名臣記七元末政糝民困隱居力學

從遊者眾因其居貝川人稱貝川先生累徵不出宛平王志國初擢用

單縣儒士張甯按遜國名臣記革除遺事俱洪武十五年甯以倫

薦遣使徵之革除遺事三授贊善大夫侍懿文太子陳說凱切太祖嘉

之進左春坊大學士明史列傳賜文綺六疋鈔五錠革除遺事三懿文卒出

爲河南左參議盡心民事宛平王志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日後樂方孝

孺爲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不愜上心者革除遺事三又薦肇州吏

目諸葛伯衡上擢伯衡陝西右參議遜國名臣記七又言儒學訓導宜與

之冠帶別於士子訓導始注選三十年坐事謫雲南教官明史列傳惠

帝在東宮憐其老且遠去賜白金若干鎰遜國名臣記七行至成都蜀獻

王深寵之留連彌月恩寵有加賦詩八章以導行革除遺事卷三雲南初

設學校明史列傳倫開書刊秘不忍鄙夷其人雖蠻童僉豎皆知向慕

遜國名臣記七三十七年後五月惠帝卽位眷念東宮舊僚屢詢及之左

右多言倫可卽召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與方孝孺皆入內閣侍經筵革除遺事三御書怡老堂額及

髹几玉鳩杖各一賜之謝表有云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

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

思四海或有飢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歎



人爭頌之庚辰主南宮試精於去取所收如湖廣吳溥楊榮楊溥

胡濙輩稱得人焉宛平王志解縉謫河州以倫言得召還明史倫為人

質直敦厚富文學為時所重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遜

名臣靖難後年已八十餘矣致仕而歸每念革除事輒抑鬱吁歎

者累日尋卒宛平王志

金忠鄞人兄戍通州亡忠補戍貧不能行相者袁珙資之既至編

卒伍明史少讀書善卜易居通無所資通州高志賣卜北平市多中市

人傳以為神僧道衍稱於成祖成祖將起兵託疾召忠卜得鑄印

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自是出入燕府常以所占勸舉大事

成祖深信之明史靖難兵起忠言殿下太平天子茲舉大事人材

為急成祖悅吾學編授忠王府紀善守通州南兵數攻城不克已

召置左右有疑輒問術益驗且時進謀畫遂拜右長史贊戎務為

謀臣成祖稱帝論佐命功擢工部右侍郎贊世子守北京明史承

樂二年召入為兵部尚書吾學編帝起兵時次子高煦從戰有功

許以為太子至是淇國公邱福等黨高煦勸帝立之忠以為不可

在帝前歷數古適孽事明史上喜賜忠大鏹又曰詹事宮端汝以

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吾學編六年命兼輔皇太孫帝北

征留忠與蹇義黃淮楊士奇輔太子監國明史時時勸起孝敬篤

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日而已吾學編是時高

煦奪嫡謀愈急蜚語譖太子十二年北征還悉徵東宮官屬下獄

以忠勲舊不問明史上密令審察忠退每數日頓首再三為白無

此願陛下寬霽上或不喜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蹤

迹即如人言臣甘連坐吾學編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黃淮楊

溥等亦以是獲全忠起卒伍至大位甚見親倚每承顧問知無不



言然慎密不洩處僚友不持兩端明史列傳每導人寬愛無為苛刻公

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關誤引為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

俸賜有餘周賑鄉族吾學編二十八十三年卒給驛歸葬命有司治祠墓

復其家洪熙元年追贈榮祿大夫通州高志少師諡忠襄明史列傳

薛斌蒙古人本名脫歡父薛台洪武中歸附明史列傳賜姓薛累官燕

山護衛指揮使遂家昌平畿輔唐志七十六斌嗣職明史列傳從成祖起兵一統

志累遷都督僉事從北征有功進都督同知永樂十八年封永順

伯祿九百石世指揮使斌卒子壽童方五歲從父貴引見仁宗立

命嗣伯賜名綬明史列傳長驍勇善戰畿輔唐志正統十四年秋明史列傳與成

國公宋勇等遇寇於鶴兒嶺軍敗矢盡猶持空弓擊賊賊支解之

一統志既而知其本蒙古人也曰此吾同類也宜勇健若此相與哭

諡武毅明史列傳斌弟貴一統志本名脫火赤以舍人從燕王起兵屢脫

王於險積官都指揮使再從北征進都督僉事永樂二十二年封

安順伯祿九百石宣德元年進侯加祿三百石予世券卒贈濱國

公諡忠勇明史列傳

毛尙志號盛源浙江紹興人精明理學尤深周易以訪友講學為

事北遊京洛回至大城樂其人情之淳風俗之厚而駐足焉學士

往從循循善誘講誦不輟與遊多知名之士大城張志

焦禮字尙節蒙古人按萬安焦公墓志銘父把思台墓志銘作洪

武中歸附明史列傳授薊州衛指揮僉事尋調通州衛墓志銘子勝嗣傳

至義榮無子以勝謙嗣累功至都指揮同知卒子管失奴幼謙弟

禮借襲其職備禦遼東宣德初禮當還職宣宗念禮守邊勞命居

職如故別授管失奴指揮使尋以年勞累進都指揮同知正統中

積功至右都督英宗北狩景帝命充左副都總兵守甯遠未幾也



先逼京城詔禮率師入衛寇退還鎮景泰四年賊二千餘騎犯興水堡禮擊走之璽書獎勵進左都督英宗復辟以禮守邊有功召入覲封東甯伯世襲賜賚甚厚遣還鎮兵部以禮年垂八十不可獨任奏遣都指揮鄧鐸協同守備居無何禮奏鐸欺侮請更調命都指揮張俊代鐸天順七年卒於鎮贈侯諡襄毅禮有膽略精騎射善以少擊衆守甯遠三十餘年士卒樂爲用邊陲甯謐子亮

明史

列傳

亮字惟寅自少穎敏異常兒長習武藝智勇過人隨父禮鎮甯遠問視惟謹且樂與賢士大夫遊以資薰炙退然謙謹未嘗以富貴驕人每部下官屬士卒或有過差務從容爲解之得不譴謫嘗從征境外數有功辭而不居或謂其太過亮曰吾父荷恩受爵吾闔門袖手享之恆懼無以仰答方今效微勞敢暴白而興企望耶

者謝曰某誠不知君子如此存心也父歿當襲爵以久嬰風疾疏曰臣亮有疾弗克襲爵臣長子壽精力富強且嘗從臣父履行間實克承襲英宗允其請以壽襲封尋召侍衛給金牌賜盃甲佩刀仍命掌典三千營事寵賚稠疊亮歸自遼構第於禁城東客有賀者曰室若甚美然亮曰吾構此室上以妥祖宗之靈下以貽子孫之計非徒自爲觀美也成化改元天子推恩大臣賜誥命封及三代亮封東甯伯受封之明年六月疾作召壽語曰汝祖奮身行伍能輸忠貞故致大爵汝今嗣之尙心汝祖之心期以追躅前休報稱君上則吾地下無遺憾矣語畢而歿年五十二

墓誌銘

黃潤玉字孟清鄞人五歲侍母疾夜不就寢十歲道見遺金不拾

明史郡守行鄉飲酒禮觀之歸而書於冊習禮者不能過也

明儒學案

六 二十 承樂中遷江南民實北京

宛平

潤玉請代父行官少之對曰



父去日益老見去日益長官異其言許之

明史列傳踰年抵京授廩北

城外十里所居沙漠無人煙與役築室墾圃警蔬以為生人不堪

劬勞潤玉安之稍隙則肆力於學以己心為嚴師而蘄造於聖賢

行無所苟焉北學編七有富翁招之同寓潤玉謝而不往或問之曰渠

有一女當避嫌也明儒學案二十六十八年舉順天鄉試授建昌府學訓

導明史列傳丁父憂服闋改南昌府學宣德中擢交趾道監察御史出

按湖廣宛平王志斥兩司以下不職者至百有十二人正統初明儒學案

初詔推舉提學官以楊士奇薦擢廣東西僉事提督學政時寇起

軍興有都指揮妄掠子女萬餘口潤玉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

死罪至數百人亦為辨釋南丹衛處萬山中戍卒冒瘴多死為奏

徙夷曠地母憂歸起官湖廣論罷巡撫李實親故二人實憤奏潤

玉不諳刑律坐謫舍山縣知縣以年老歸明史列傳潤玉之學以知行

為兩輪嘗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明儒學案二十六平生著述

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為四卷以禮記比

例附之不類者附諸卷末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禮大田禮

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為之注釋曰儀禮戴記附註

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補註以大學中庸皆淵

奧撰學庸通旨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北學編七其所友為李時勉

薛瑄故操行亦相似家居二十年卒明儒學案二十六年八十有九學者

稱南山先生明史列傳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居京師嘗出入楊榮之門及見諸老能道前

朝典故氣棘棘好面折人過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辭言輒中其

肺腑曰吾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盛岳正輩皆禮為上賓素習家

禮士大夫有事殯斂請之必往然非禮致不輕造訪訪亦不俟茶



而出獨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年八十餘乃卒其自號曰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

李東陽都城故老傳

蔡通湖廣人老居京師每步行匝皇城見其甌石塊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幾備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葺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復然又寢之又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苛止之索傭書銀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郎中項文泰惡其瀆也送法司訊治之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悒以死當具疏時通素不識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遺失及遭沮抑輒嘆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爲此細事烏足計通應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

治必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

李夢陽都城故老傳

華孝廉揚州如皋人失其名正德初僑寓房山元元觀見承塵上置一冊驚歎曰此書吾遍訪天下何意得之於此與邑中士大夫言吉凶皆奇中邑令曹俊夜夢大蛇蟠樹其首下垂問之華華曰君遷矣私語人曰遷則遷矣死且近又死必其頭搶下未幾令果遷州守以匿喪事覺衛尉逮捕投井死華後舉進士授戶曹分司潞河一日同僚宴飲風吹簷瓦落華曰宸濠敗矣是時甯蕃作逆翼日得露布果已授首後因奏天象忤上旨謫縣令趣裝南去不復知其蹤迹

涿州吳志

丁乾學字天行號自菴

史外五

浙江山陰人寄籍京師

明史列傳數歲知

孝弟之道竭力事父母所往來皆東林賢士大夫

東林列傳萬曆己未

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魏忠賢亂政魏廣微以同姓得與羣小相



搆煽權勢益橫乾學感憤時事輒太息流涕仰天哭嗚嗚不已與同年吳裕中深相得吳官御史每朝退即過乾學論時事及璫黨輒叫號呼天相持痛哭或中夜起舞拔劍擊柱斫几聲撼鄰壁家人不知驚謂得狂疾遇廣微則數數引義規切之母墜父訓廣微怒甚史外謂其私人曰丁檢討舉動如此想不欲保首領耶為我廉其所為入告上公而誅之月餘邏者無所得東林列傳天啟四年偕給事中郝士膏典試江南明史列傳深疾逆閹擅竊國柄故于試錄序推重南昌萬燦劾閹之疏多為士勸宛平王志謂中旨頻頒緹騎時下凡再辱士大夫天下亦既虞寺人矣且事變甯可預料漢擾夷狄曹節王甫與張角兩亂之唐苦藩鎮仇士良劉季述與王仙芝兩亂之當時汪直劉瑾之禍釀之有端去之有術其不可用枉明甚東陽之委蛇既不可為遷健之潔已亦豈得策韓文之聲大義固

未可盡非乎顧何以如楊一清卒清君側奸耶語侃侃不少忌史外

五 忠賢之黨撫拾以告因嗾御史糾試臣語譏上公宛平王志矯首鐫

三級復除其名明史列傳時有舊僕高守謙者濫籍錦衣亦逆黨也宛平

志 王守謙率中官數十人史外擁入乾學寓矯稱有詔乾學俯伏就

逮守謙偕諸人箠楚交下乾學創甚尋卒明史紀事本末七十一 崇禎初事

始守謙伏誅餘悉戍贈乾學侍讀學士宛平王志再贈禮部侍郎史外

沈疇字敬樞浙江山陰人恩貢任長沙衛經歷善醫萬厯三十二

年入籍順義佃子里開魯各莊水田順義之有稻自此始順義黃志

秦宣字克正號崇古山人家武清河西務厭其地多販舶移家於

涿門臨塘水蓬戶竹籬宅不盈畝而禽魚樹石圖書几榻環列其

間以醫自給出則服古衣冠乘小車一童挽之蒼頭荷杖以隨市

里無少長皆與遊呼為秦師非分一介不取壻趙銘以千戶攝鎮



撫事餽一豚肩宣詢知為蕢罪而得者怒曰此不義物乃以餉我耶般宮保謙家居不接俗人唯日與宣弄琴啜茗鑒書畫又為宣營生壙與相比焉土豪某素以不義致富而好結納清望遣子姪輩執弟子禮受學於宣其人懷金詣宣所日與君作櫓積資宣笑日生平未嘗受一不義物今窆此棺是以畢世潔清之軀死而委諸穢器將能安乎其人慚而退宣古貌長髯清癯有骨力詩文書畫靡弗精詣高韻簡致人爭重之年至九十而終涿州吳志

李贄號卓吾温陵人舉人知雲南姚安府政令清簡公坐或與髡俱簿書之間時與參論又輒云仰藍判了公事人怪之踰年入雞足山閱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人疏令致仕歸帝京景物略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贄游明史耿定向傳秣陵焦竑推尊為聖人野獲編贄小有才機明史耿定向傳聰明蓋代快談雄辯野獲編日引士人講學明史耿定向傳

雜以婦女專崇釋氏卑侮孔孟明紀四十五刻有觀音問等書忌者遂以幃箔疑之然贄狷性如鐵不足污也野獲編後北遊通州明史耿定向傳馬經綸留寓於家野獲編與馬讀易每卦千徧一年而九正易因成帝京景物略多嫚罵縉紳輩相接或終日不與語居易錄其讀書也不以目使一人高誦傍聽之讀書外有二嗜掃地湔浴也日數人膺帚具湯不給焉鼻畏客氣客至但一交手即令遠坐一日搔髮自嫌蒸蒸作死人氣適見侍者剃頭遂去髮獨存髭鬚禿而方巾時欲老盤山帝京景物略忽蜚語傳京師云贄著書醜抵沈一貫一貫恨甚蹤迹無所得禮垣都諫張問達特疏劾之野復編指為妖人逮詔獄帝京景物略盡焚其所著書日知錄尋得實議發還籍矣日我年七十六作客平生何歸為遂以剃髮刀自剉經綸痛哭曰天生先生妖人哉有官棄官有家棄家有髮棄髮其後一著書老學



究其先一廉二千石也乃收葬之帝京景物略入所居馬侍御別業在通

州城中東南隅近文昌閣瀕水曰蓮花菴其墓在北門外里許圈

為馬廠墓上僅存古栢一株居易錄十四

吳從義山陰人占籍京師少好氣節為諸生時疏參魏忠賢以是

知名貢入太學始成進士授長安令時流賊猖獗從義城守甚嚴

繼娶胡氏至署二十餘日不一顧及城陷謂吏曰城亡與亡吾將

安適惟死以報國耳自投井死大興張志

國朝

王國賓字元洲會稽人九歲善屬文受學於同郡劉宗周讀書務

窮理力行不徒治章句自弱冠游庠後屢困棘闈乃束裝北上游

名山大川交其賢士大夫大司馬李懋明奇其才客之遂佐懋明

捍邊圉靖寇氛凡奏計多出其手特薦授通判以憂歸服闋除任

豫章未赴遇鼎革絕意進取

世祖章皇帝詔求遺賢巡撫以國賓名上固辭不許乃就寶坻教

職邑自丙子復隍文廟傾圮國賓倡邑人急修之學田沒於旗圈

力請乃得撥補未幾固陳乞休年老遂家寶坻日惟與知己談經

賦詩蕭然物外或出所蓄古墨舊硯獨坐摩挲竟日不厭一夕忽

招集故舊歡飲至夜分起歌曰薄游天涯兮何所依身一出兮不

可歸客去即盥櫛呼三子命以舊衣斂端坐而逝子師旦寶坻洪志

師旦字淑萃五歲能通孝經義既而學文於張文休授詩於高際

斯講易於蕭韓坡問禮於吳攬初叩心學於蔣闡如而正性理於

李光泗業日進康熙丙寅歲貢遠近耳其名迎主講席嘗曰人於

日用行習間時將天理體認令其惺然不昧則寡過之道得焉師

旦老不廢學所著作皆以抒寫心得無復人之見者存時鄭南華



川方志卷之二十四  
隱居北塘爲子擇師厚幣延之相得甚歡戊子授容城訓導葺學宮備祭品舉節孝爲元儒靜修劉氏立後手輯文廟備考一編在任十有六年士多化之雍正元年歸里卒所著有斯文纂南華注年齒譜及文集詩集其寓海上時門人劉源崔體健崔瑞麟存其語錄三十篇寶而藏之學者稱曰盤峯先生

甯河關志

陳善道字天衢浙江杭州人順治間寓於通性聰穎多巧思少遇異人授規矩圖說兼以器遺之自是能作奇器嘗應顯者召卽辭病歸曰吾不能俯仰事人也家貧以所作儀器易食有餘輒濟人年八十餘視聽不衰或問之曰惟寡欲耳子身來寓四十餘年州人多稱其高致

通州高志

王宗智字普言浙江錢塘人遷通州兄弟五人宗智居四值離亂各析居兄宗義家饒裕最契宗智宗智勇而介流寇之亂復他走

數出入兵戈間久之事定返故居而家蕩然矣是時同族避亂歸者率依宗義宗智歎曰是何可以累吾兄然貧困無以存偶出門見糧艘紛泊河岸夫役數千人運負往來自舟登岸每米一石償兩錢宗智曰是可就遂應募他人肩米一石予不能急走宗智雙臂握兩石馳驟若無物衆咸驚異宗義疑所聞往識之猝見之驚曰吾弟也胡役此弟豈不知吾在不吾見何也宗智曰不克白樹實恥見兄宗義曰噫是恥吾也相攜至家悉詢流播狀嗚咽歎息旣乃謂宗智曰吾有所求事須助吾而理者而難其人通州百貨會集之區吾擇而收之京商置貨去月一往取直但道路未靖無敢任者弟歸吾事濟矣其佐吾宗智曰諾至是月一至京一日自京歸囊五百金曰且暮遇數騎挾矢持刃遮於路揮短兵與戰賊環射肩中二矢宗智慮有黨援且戰且持抵城近幸免於難旣



至宗義驚白狀具以告宗義涕泣親為拔鏃曰吾棄此金奚為有  
是以我故幾誤弟是乃吾過吾產裕即割是產及金贈弟弟當自  
立門戶宗智辭不受宗義曰兄非不義弟乃欲效於陵仲子耶對  
曰非敢然也荷兄之愛無所區異然吾後世子孫能復如吾兄相  
愛適遺釁耳宗義曰是故在吾父兄之教何自薄為乃拜受宗智  
嘗赴飲於張家灣抵夜欲歸主人款之曰君不見某某之夜行被  
患者耶笑曰使有巨寇當為地方殄除之區區狗鼠輩何煩君慮  
但付一炬主人知不可留秉炬付公行數里賊持杖潛蹤躡其後  
既近卒揮杖擊宗智宗智識其機亟返身材未落而炬已焚其面  
賊大創仆地歸述於宗義宗義曰弟勇則勇矣然恃勇而蹈危非  
愛身之道也宗智服其論遂不復夜行自受兄產不十年家與之  
埒宗義卒哭之痛尋病亦篤論其子曰非吾兄之力不至此兄食

口眾姪幼吾死析產之半歸吾姓汝世世子孫實同休戚勿替勿  
忘自是垂百餘年伯叔兄弟相待無間言通州高志

閔益字又損號雪巖居士新都人性耿介沈靜寡言不妄交人居  
無長物環堵中筆牀茶竈圖書數卷而已貌清癯髯甚美故又號  
髯道人工詩善弈棋書法精妙初居上谷繼來涿曰與士大夫游  
咸樂親之年踰八十而卒涿州吳志

李鐸字鐵君生於蜀故號眉山通州高志奉天鐵嶺人明甯遠伯成梁  
兄子如梓之曾孫也蘇州沈志幼通四聲父鍾愛之通州高志以有功當襲  
職病不就蘇州沈志

聖祖仁皇帝西征澤旺嘗自請赴絕塞開墾以給屯軍在軍中踰  
年莫有知者遂歸絕人事方苞廬青山人詩序乃盡以先世產業屬二昆移  
家潞河潛心經史凡六七年方苞二山人傳顏所居曰曉巢自號焦明子



作賦及傳以見志性醇謹尚義孝子朱暉家貧親喪不能舉典質

以助吳人劉東郊陳瞻卒於京經紀其喪劉得歸葬又嗜作山水

遊窮訪名勝嘗泛舟采石歌嘯達旦過富春瀨釣臺謁嚴先生祠

徘徊不忍去既北歸通州高志嘗遊盤山樂其土風買田廬峯下二山人傳

自稱廬青山人隨園詩話三構草舍雜山畔以耕其尤貧者授之田而

無所取蔬菜果實與眾共之二山人傳賢聲遠聞嗜茗飲遇山谷幽邃

處輒埽葉煮泉竟日忘返見者曰此李山人茶煙也嘗舉鴻詞科

未遇既老歲一至京師然一二日即歸人罕見其面詩古奧峭削

自關門徑高者胎源杜陵次亦近孟東野先正事略四十三作尚史專搜

三代以上軼事隨園詩話三中年後以急兄之急益窶艱老而無子二山人傳

生前自築壙於山居之旁薊州沈志錯美丰儀鬚髯表表人謂有蘇

長公風度嘗自屬宗人副都御史穀齋沈小影穀齋家有古硯鐫

長公像仿寫適肖穀齋識其實於卷以遺之稽其所生地理亦肖

甚特出處異耳因作後髯生傳又自號後髯生庚午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工部尚書趙宏恩兵部尚書觀保以錯薦錯

以老疾辭通州高志以所著舍中集尚史稿未定矻矻不自休二山人傳迨

後悼友凋謝疾益增劇卒年六十有八配赫石烈氏通州高志其婦翁

為太傅索額圖當索氏柄用時聲勢隆赫山人遠避之國朝先正事略四十一

三所著有曉巢詩十卷曉巢文集十卷原易三卷春秋通義十八

卷尚史七十卷又陋宋史尤雜晚年開江蘭社以理葺之易簣時

以書未竟為憾并著有江蘭社詩廬雅菊譜以少精音律亦間仿

元曲云通州高志

石永甯號東村長白山人家素貴顯世饒於財薊州沈志少豪舉好聲

色狗馬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會家事迨時伯兄既歿而諸弟皆



幼獨出身當之家既落奉母居郭東墾墓田心養益無斗儲遇無

食者即罄之久之里中有奇表咸懼其聞母兄沒移家盤山方苞

傳作山居詩以見志與李鐠為世外交一廬山南一廬山北藤杖

櫻鞵相遇窮厓陡壑間無間風雨薊州沈志每嚴冬大雪攜手步西潭

以杖叩冰相視愉怡見者咸詫而不知其何以然乾隆元年舉孝

廉方正詣有司力言弱足難為儀眾莫能奪也詩即事抒指愴然

有真意或刻其山居五言律二十首遂誓不為詩盡焚舊稿曰吾

幼學難補雖善心力所進適至是而止耳吾幸以悲憂窮感悔曩

者之冥行今老矣可更以詹詹者擾吾心曲乎二山人傳

柳國棟字玉梁山陰人性豁達不為城府以吏曹授江甯府句容

縣縣丞國棟笑曰是奚不為政耶於是至則爬梳積弊中外井井

有巨猾十八人蠹於漕為閭左害先後無慮萬家吏莫敢問國棟

曰吾知所以處此矣獨令怯耳夜召被害者授意指摘其姦弊晨

詣縣而獨以身當之悉捕十八人置諸獄而以其事驟聞於漕撫

痛以法繩之一縣皆愕然曰丞乃能是漕事獲以大理又嘗餉軍

眾憚莫敢出聲應國棟毅然凡三往皆如期抵軍前無晷刻爽軍

中諸將吏咸以為能其他行事多類此視事六年遂告歸卜居潞

河日夜置酒召故人談笑為歡樂俾二子異居曰及我之無恙也

聽我自為之予以一老人或歲時偕賓客往來汝兩人家如陸賈

故事可耳久之卒年六十有五通州高志

王樸字雲臺浙江海甯州人性嗜學家貧蘭膏不繼取神廟殘燭

以照讀宵寒提水滿箒行室中以取暖北上占籍宛平朱文正瑋

見其文奇之時方喪偶為之締姻於涿州盧氏因卜宅於涿乾隆

己亥舉人出為山東禹城令丁母憂服闋補江西新建令所至以



廉幹稱目能視鬼凡省中疑獄皆委決焉然悉本虛衷鞠問不以  
元杳愚民故益頌神明仕至吉安知府罷官後歸老於涿

華陽吳祖椿校

涿州吳志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